

年

卷

期

5

5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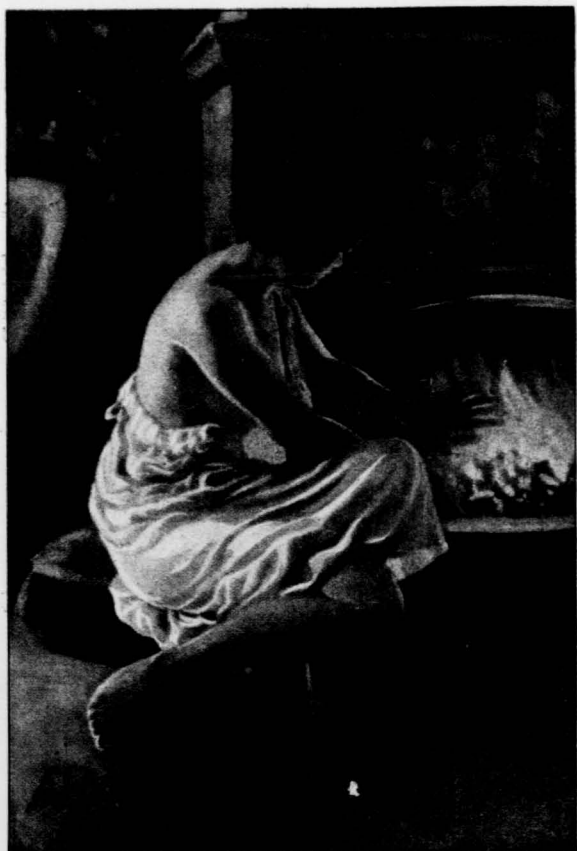
第

# 水說世界

第五卷 第五期

THE STORY WORLD

No. 5 Vol. V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商務印書館發行

COMMERCIAL PRESS, LTD.

# 十年之後

君之地位如何？



每日數分鐘的光陰，用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社商業科的講義上，便能閣下成一商業專門人材。那末，閣下十年以後的地位，當然與今日大不相同了。

## 商 業 科

預 科 業 已 開 辦

講 義 用 淺 顯 英 文 編 輯 附 有 漢 文 註 釋

簡 章 函 索 即 寄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函 授 學 社 啓

▲ 銀幕上的藝術 ▼

Ralph Graves  
為將來之編劇家



Orville Caldwell  
為銀幕上之美男子



Roy Griffith  
表情最佳



身長力壯  
Jack Mulhall



William Haines  
由Goldwyn公司選出



Rod la Rocque  
為新進中之最有希望者



Robert Agnew 由  
Clearance 充配角得名



Malcolm Macgregor  
雖在 The Prisoner of Zenda 中充  
配角却因此傳大名



徒勞

Six Days

悠悠



George Hackathorne 極能在小節上表示天才

Hallam Cooley 前途不可限量



Rich Dix 善於描摹心理



Reginald Denny 第一片充配角第二片成明星



Gaston Glass 由配角已升為明星矣

員	演
金司吞夫人	Myrtle Stedman
却爾勳爵	Claude King
大恩	Frank Mayo
拿蓮	Corinne Griffith



却爾  
勤爵  
在船  
上很  
小心  
的照  
料拿  
蓮。

金司吞先生死了。平生在日本場面拉得很大。城裏有很大很排場的房屋。鄉下有別墅。三天一個跳舞會。七天一次大宴。人人都以為金司吞先生是一個大富翁。

他死了之後。贖下了一個寡妻。和一個嬌女。所有的遺產。總共也只有數千元。妻女一向安於晏樂。驟然變成了窮人。後此的生活。怎生過得去呢？金司吞夫人一天對女兒拿蓮說道：『如今沒有別的法兒。只希你能快點嫁一個名利雙全的人。』拿蓮嘆了一口氣道：『唉。可憐的父親。在世的日子被我們逼得東奔西走。抓幾個錢。都為我們用掉了。為我們備置了許多東西。其實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也不見得不快樂。』

金司吞夫人聽了伊女兒的這些話。便哼着道：『話雖是如此說。不過我看你從今以後那裏有汽車坐。那裏有別墅遊息。許多開消。誰替你支持。』拿蓮道：『母親。難道我們不能圖自立生活麼？難道我們不能革去從前的習慣。搬到鄉村中去。我去當音樂縫紉教習。如此難道不能過活麼？』金司吞夫人正色道：『拿蓮。你簡直不知道什麼叫生活。……不過照我目前替你計劃的做下去。至少也可以照常享福。拿蓮。你知道我的計劃麼。你知道却爾勤爵下一星期

一期要到法國去麼拿蓮。像你這樣的美麗。只要在海船上。一週盤桓。勳爵決不肯放過你。我預料在海船上。他就要向你求婚。『拿蓮聽了伊母親的話。心下忖道。『我與却爾也沒有愛情。還有別一個人。我心坎中的別一個人。伊那裏知道呢？』想着便對伊的母親道。『啊。



『我並不愛却爾勳爵。』金司吞夫人冷笑着說道。『笨人。』小蘭萍去對勳爵說。

一星期後金司吞夫人與拿蓮。一路乘船到法蘭

西去了。

在船上。金司吞夫人忽然暈船。伊以前從來未暈

過船。何以這次暈船呢？却爾勳爵在船上。很小心

的照料拿蓮。談許多好聽的話給拿蓮聽。又告訴

拿蓮說他在外交部怎樣的有勢力。自己的產業

如何之大。別墅的房屋如何軒敞。景緻如何幽雅。

拿蓮並不是不喜歡勳爵。勳爵的確是一個可人。

人物軒昂。氣概不凡。又善於交際。怎能叫人厭惡

他呢？勳爵真是偉大啊。但偉大之中有一點缺點。這缺點好像一條傷痕。這傷痕常常發出疼痛來。

到了巴黎。却爾勳爵接金司吞母女到他家中去住。金司吞夫人唱唱的對拿蓮道。『拿蓮。如何？我的計劃。沒有不能實行的。拿蓮見了爵邸

中的景物。不禁太息道。這種景色。實在動人啊。」



拿蓮坐在大軟榻上。動爵略談了幾句。話便向拿蓮求婚。

金司吞夫人在房中對拿蓮說道：「拿蓮，我猜想晚飯以前，動爵必要向你求婚。」拿蓮道：「我也知道。不過到那時候我恐怕要說一個不字。」金司吞夫人聽了這。立刻沉下臉。跑到床上。痛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說要自殺。拿蓮的心。於是又軟了下來。

○5  
成婚。不久這女子就生了一個兒子。時光易過。轉眼之間前事成塵。現在重演一番。不覺引起了回憶。

未吃晚飯之前。却對動爵。在客房中坐着。等候拿蓮。拿蓮進去的時候。動爵站起來迎着。拿蓮坐在大軟榻上。動爵略略談了幾句話。便向拿蓮求婚。拿蓮答應了。伊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能答應的。在伊的幻想中。伊覺得不應當答應動爵。應當答應別一個人。這別一個人在伊心坎上。印了很深的痕跡。不過伊已經答應了。動爵便親伊的吻。拿蓮緊閉着眼睛。但動爵這時候也引起了無數的回想。他

一覺得從前年青的時候。曾向一個女郎求婚。但不敢正式





動爵就預備動身到埃及去旅行一次。

二人定婚之後。動爵就預備動身到埃及去旅行一次。未動身之前。先將拿蓮母女二人安頓在巴黎。金司吞夫人這時候快樂極了。因伊的計劃。已經實驗了一大半。以前種種的夢想立刻就要演為事實了。伊覺得極其滿意。不過拿蓮的臉色漸漸轉成了灰色。

一天晚上。却爾動爵帶着拿蓮母女到歌劇團去消遣。這團中的台柱。名叫克拉爾伊的歌喉清響入雲。動爵聽得最入神。閉幕休息的時候。動爵到吸煙室中去了。拿蓮好像脫了桎梏一般。剛回頭一瞧。陡覺眼前一亮。好像覺得有一雙眼睛在那裏尋找伊。這雙眼睛。含着無限的情意。充滿了青年的熱誠。拿蓮無意立了起來。向那青年面前走了去。青年也迎了過來。彼此對面的時候。拿蓮手中的骨扇忽然落在地上。青年立刻拾了起來說道：「骨扇已經損了。我替你去修補罷。不過很得些時日纔能修補起來呢。拿蓮知道這是一句雙關的話。『使道。修補好了。請你送到我家中來。』」

補罷。不過很得些時日纔能修補起來呢。拿蓮知道這是一句雙關的話。『使道。修補好了。請你送到我家中來。』



伊剛 睜開 眼睛。 却不 見大 恩。

這少年名叫大恩。是克拉爾的兒子。也在歌舞團中。他的來歷雖然不十分清白。却是一個好青年。品行極其端正誠實。

拿蓮這時候處的地位極難。若是告訴大恩。說伊不能再與他會面了。大恩必定不能忍受這種痛苦。若是應允情人的前約。棄掉動爵。母親必定自殺。叫伊如何決定呢。

第三天。大恩拿着拿蓮的扇子。送給拿蓮。拿蓮便同大恩一路到鄉野地方去走着。這地方是從前的戰場。他們走到一座空墳墓前。便坐下談話。這時大恩所認識的一個老牧師也來了。三個人正談話的當兒。忽然聽見一聲大響。頓時地上的塵土。飛滿天上。將三人淹埋在土中。這是戰場未掘的地電爆發了。牧師常到這地方來散步。知道空墳墓很大。便扶着他們二人爬進墓去。牧師告訴他們。說只有六天的生命了。拿蓮和大恩聽得這話。不但不悲。反而大喜。因情人能同時死在一處。是求之不得的事。

第二天牧師就為他們二人行了結婚禮。到了晚上。牧師就死



了。大恩同拿蓮彼此握着手說道：『親愛的，死神不能得着我們一滴眼淚。我們死了不是比活着好麼？』如此過了兩天。大恩已經支持不住了。拿蓮心下想道：『大恩要先去了。』伊也不十分傷心。因大恩一死。伊也不能久生了。忽然這時候聽見上面有人呼喚的聲音。後來伊就昏了。

★ ★ ★ ★ ★

於是  
四個  
人都  
各了  
了心  
願。

心下有些明白。

一會兒。他們房中多了兩個人。一個是克拉爾。一個是大恩。拿蓮見大恩來了。便將伊和大恩以前愛情和在墳中的事都告訴了。勳爵勳爵便上前握住克拉爾的手。將他從前同克拉爾的事也說了出來。於是四個人都各了了心願。只有金司吞夫人趕快上樓去清理行囊。因伊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唉徒勞心機啊。(完)



沙丁士人

飛 閣 流 舟



丁 墓 康 附



# 小 說 世 叻

第五期

目錄

第五卷

銀幕上的藝術……………編者

職業……………西神

平沙落雁……………履彬

銀幕失影記……………超傑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憶秋生

一顆不可了解的心……………無我

弗魯亞爾家庭記……………江顯之

世界瞭望塔……………C C

社會的罪惡……………吳田儉

諷刺畫……………兆名

一個被開除的學生……………L C

滑稽畫……………W L

舊洋傘……………卓呆

春閨花月詞……………曹蘊璽

父親的真愛……………張碧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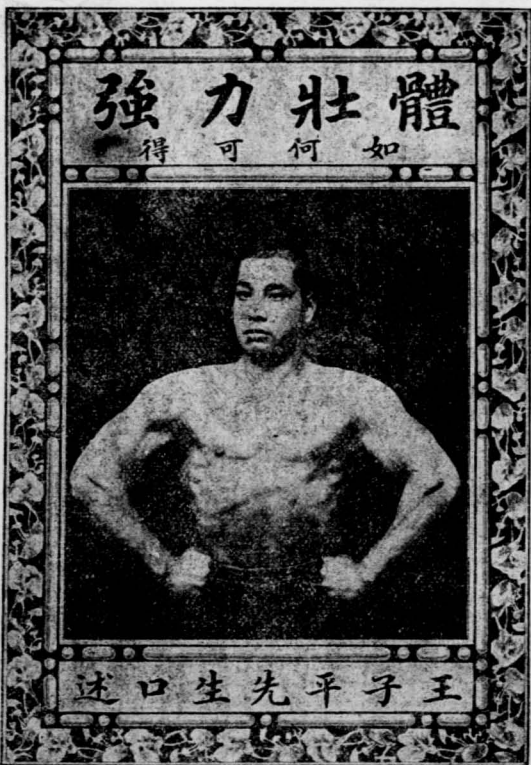
愛……………呆

中國文人結社考源……………胡寄塵

今日 卽當 填寫 索取 人人 需有 此書 係奉 送也

中國今日之所最要者

卽德智體三育兼全強健之人民是也此小書編輯印刷係在上海其目的蓋欲扶助青年使之體質健全  
肌骸堅壯匪特中年者藉此而更見康強卽老年人亦可於此中覓其恢復精力之良法由是其所缺  
齡遂可因之而增進幸福矣是書對於男子體育固已不厭求詳而對於婦女稚子之衛生亦未嘗有所缺



體壯力強如何可得

何可得

王君平中國武術家而具莫大之腕力者其全體力之如何可得健全體力之如何可得者所樂聞且同人等良望因王君之忠告與良模多數青年將按是書所指導以操練其身體而臻於健全之域也書中有體操圖十二幅係王子平君所擇極易舉行不用器械每日仿此徒手操數分鐘可使消化力身體強健大便有序能免濕疹痛之患可增肌膚豐盈常享人生之樂趣

此書奉送不取分文 卽須寄一明信片或信詳載閣下之姓名住址郵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可也敝局收到之下原班郵送 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小書一本幸勿坐失時機爲荷



## 職業

西神

人們生在世上。不可不有一項職業。進一步說。職業便是維持人們生活的要素。一個人沒有了職業。便不能維持他的衣食住。不能在社會上立足。不是游民。便是廢物。因着職業二字的關係。這樣重要。便發生種種問題。有種人爲着這職業二字。忍痛茹苦。受盡了百折千磨。兀的不敢說半個不字。有種人却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是仗着祖宗的餘蔭。便是托着親友的提挈。高車駟馬。玉食萬方。比較他實在的能力。却是一文不值。所以職業二字。只可作爲一種粉飾的美名。若把他的背景披露出來。便有些不

能實說的所在。咳。職業職業。天下有多少受着環境支配的人們。困守在職業二字之下。在那兒高呼不平啊。孫伯辰原是個世家子弟。他的祖父都是冠蓋中人。雖然共和時代。說不到門第一層。然而因着遺傳的習慣。耳濡目染。畢竟家學有根柢的人。道德啊。學問啊。比較起來。多少總佔着優勝的地位。孫伯辰却就在這優點上。吃盡了無數的虧。原來他仗着故家喬木。還是守着十九世紀的舊習慣。一身傲骨。釀成滿腹牢騷。又不會跟着時髦人物。四處鑽營。八方奔走。學着信天翁的法兒。要魚兒自己



走上門來。這種陳腐而忠實的頭腦。怎麼可以在現在的  
世界。和人周旋呢。雖然他順着世界思潮。知道株守家園。  
靠着一點兒的舊學問。是不能發展的。當着遜清末造。便  
也乘長風破萬里浪。先到了東洋。和一般櫻花三島中的  
留學生。研究些法律知識。後來覺着東洋學問。多是從西  
洋稗販來的。同是留學。與其在東洋拾人牙慧。落了第二  
乘言詮。何如直到西洋。探源星宿海呢。因此又到了比國。  
復到了法國。連德美諸國。也都到過。光陰飛一般的過去。  
不知不覺在西洋已度過三四年頭。剛剛逢着辛亥政  
變。南京政府成立。凡是東西洋留學生。不拘資格。一律重  
用。孫伯辰便趕着渡海歸來。到了南京。當局便畀以秘書  
之職。他正想把胸中的學問。按着次序。一步一步的發  
政見。那知一般同事。朝朝楚館。夜夜秦樓。把花月閒情。代  
了軍國大事。偶然有了一二樁重要的機密事情。也不過  
朋分比欸。預備北上等幾樁秘密罷了。不多幾時。又爲着  
秘書長的問題。大家覺着孫伯辰懦弱可欺。便借着民意

的旗號。公舉他做秘書長。把前任的秘書長。擯逐而去。在  
別人呢。有許多同事替自己捧場。平空把自己的地位。高  
陞上去。豈有不願意的理。無如孫伯辰却因此抱了劇烈  
的悲觀。覺着民國改造。政界黑幕。依舊沿着清廷的積習。  
或許還要變本加厲咧。在清代還存着羞惡之心。不敢公  
然見諸事實。到了民國。却一切可以公開。廣衆大庭。昌言  
無忌。還揚着鮮明的旗幟。說是取諸公決咧。就是運動這  
秘書長一事。替伯辰最賣力的。便是他的一位東洋同學。  
這位同學在東洋時。本有幹練的名譽。讀書餘暇。每天總  
有半小時或是一小時。關着房門。在裏面不知做些甚麼。  
惹的旁人紛紛議論。有的說他一定是和旅館中的下女。  
發生了戀愛問題。身體上受了不可見人的損害。所以必  
須獨個兒躲在房中。施行手術的。有的說這話未必盡然。  
因爲他一些徵兆都沒有。即使他是登徒好色。也不至戀  
愛到那肥胖而愚蠢的下女。或者他是背着衆人。在房中  
寫他的情書。要寄給他的意中人呢。這種憑空的推測。究

竟不能證實。便有自命福爾摩斯的大偵探。趁着他練習每日例行功課時。便在紙窗上面。輕輕兒鑽上了一個小洞。雖然指頭兒告了消乏。却把他的機密。看了個一清二楚。原來他躲在房中。既不是施行手術。也不是私寫情書。却是穿好了清庭公服。翎兒頂兒。圓領方靴。垂下了兩隻馬蹄袖。齊齊整整的對着空中。練習那官場儀制。拜跪起伏。忙個不了。看得那位大偵探。禁不住放聲大笑。却把房中人嚇得倒躲倒躲。不久他便回國。得了洋舉人的出身。分發外務部。便把在房中練習的本領。實地試驗。果然靈效非常。一載三遷。都說他是第一能員。正待不次擢用。霹靂一聲。輕輕把覺羅氏的天下私產。根本推翻。他便一溜烟趕到南京。原想借此做過渡機關。可以相機行事。他幫助孫伯辰爭奪秘書長一席。並不是有愛於伯辰。也不過練習自己的手腕。和在東洋房中的時節一樣。算是一種機械式的試驗罷了。伯辰那裏知道此中底蘊。但覺着政界龔觀。實在和自己的高尚性質不同。便借着一件公事。

說與當軸政見不同。即日辭職。再也不入政海漩渦了。此伯辰便做了飄鷺泊鳳。天涯流轉。憔悴無依。自己覺着最奇怪的。便是從前做秘書長的時候。託他謀事的。請他說項的。真有戶限為穿之概。現在却門可羅雀。從前座客常滿。不是高攀戚誼。便是說從前在那兒見過。有怎樣怎樣的交情。伯辰搜索枯腸。實在連些影子都想不出。他便笑說貴人事忙。甚有親戚的親戚。轉了兩個灣。還要繞上一個大圈子。纔可以攀到戚誼的。談話時却也稱兄道弟。比着同氣連枝的骨肉。還要加倍親熱。到了現在。却又絕端相反。真是至親骨肉。也覺着懶洋洋的。見了伯辰。露出一種當理不理的模樣。伯辰和他招呼。他纔冷冷的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兒。脚上好似沾了油一般。恨不得早早離開。伯辰看了。也覺莫明其妙。好容易經了幾個和伯辰休戚相關的人。同伯辰說明原委。勸他不必牢騷。社會上的習慣。本來是如此的。只有錦上添花的小人。沒有雪中送炭的君子。你從前不過做一任秘書長罷了。若是從前

的地位再高些。現在的處境再落魄些。那麼你一身所受的炎涼變幻。還要加下好幾層階級哩。伯辰原是流水無心聽了也不覺得什麼。不過賦閑了數年。也覺閒得扯淡。想找一個職業做做。官場是嘗過味兒。深惡而痛絕的了。想來想去。除非是教育界的任務。又清高。又簡便。好在有了東西洋留學生的招牌。找一個大學教授的職業。是很容易的。不多幾時。便在一個大學內當教授了。教育界是素以清苦著名的。國立的大學。經費支絀。卯年支不到寅糧。一欠動是經年累月。要鬧得落花流水。組織索薪團。實行罷工抵制咧。任你鬧得起勁。袞袞諸公。明知是蘇州人打架。儘着把辮子向頭頂上盤。不過是虛張聲勢。借着恫嚇對方。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便也虛與委蛇。面子上給你一個下場。已經算是萬分客氣。偶然籌到了一筆款子。或是借到了一筆外債。便也把餘潤向教育界來點綴點綴。一來是保全國家名譽。二來良心上也覺說不過去。軍警索餉。動不動盈千累萬。一個大錢也不敢少。偏枯太甚。

恐怕真要激成鉅大的學潮。不得不借此彌縫敷衍。可是應着翠屏山潘老爹對石三郎說的話兒。這些些銀子。買酒啊。不醉。買飯啊。不飽。一般教育鉅子。真也受累得够了。若是外國人設立的大學呢。比較自然沒有這種經濟的恐慌。所以近年國立大學。好像一樹名花。雪虐霜饕。摧殘得可憐。獨有那外人創辦的大學。鬱鬱葱葱。日見興盛。伯辰幸而在外人所辦的大學中當教授。尚未嘗過欠薪的風味。但是利害相因。却又感受別種的痛苦。似乎比着經濟的壓迫。還要令人難受。外人仗着一片熱心。特地犧牲了多數的金錢。到中國來辦大學。其目的所在。自然別有一種作用。滿口的道德博愛。實在却又言行不符。凡是在本校畢業的人。轉學外國。得到博士碩士頭銜的。便刮目相看。個個都具有萬能術。位置也高了。薪水也多了。其餘便無足重輕。在謀事的人。可說一聲合則留。不合則去。在外人說起來。便是你來也好。不來也好。來是我們借此撐持門面。算是應有儘有。不來是我們宗旨。本來不注意於

此。伯辰雖然並不是來自田間。也確確實實的在外國渾了數年。雖然沒有得到博士文憑。也微倖由學士而碩士。然而從外人的眼光中看來。得一碩士。不是由本校出身。便覺身價頓減。譬如同教一學科。伯辰只可作爲助教。同住一宅子。別人可以化上幾千幾百塊錢的公款。收拾得纖塵不染。伯辰只好因陋就簡。茅茨不剪。土壁苟完。遇着風捲重茅。繩床屋漏。這修理之費。還須自己向腰包中商量。更有一層。足令伯辰氣短的。便是校中的主人翁。日理萬幾。一時也不及躬親細務。自然有代表受了委任。管理一切。這代表的權威。却比主人翁盛氣難親得多了。伯辰有時轉念。同是中國人。同在一處辦事。論到資格和學問。那一樁便不如他人。然而積威之下。斷沒有伯辰置喙的餘地。幸而看着伯辰人品。尙算篤實。學問也還過得去。總算平安無事。要是別人。無中生有。肆意吹求。學問够得上教授資格了。却說他沒有管理的能力。學問和管理都够得上了。一定還要飯依座下。算他同黨中一個馬前小卒。

要是不然。便又有別種的尋癩索瑕。伯辰當了幾年的教授。看飽了這種情形。越發裝滿了滿肚皮的不合時宜。便又拂衣辭職。想從文字中找個職業。最好莫如賣文的生計了。今天高興。便多做幾篇。明兒不高興。便一個字也不寫。既沒有職務的羈絆。又沒有同事的傾軋。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一紙風行。依舊可以名滿海內。伯辰想到此地。悔不早從此中去討生活。便自當日始。實行他理想中的生活。聚精會神的做了一篇文字。署上一個別號。貼了一份郵票。寄到一引大報館中去。等了一天。沒有回音。等了兩天。也沒有回音。特地買了那張報紙。從頭至尾。反來覆去的細細看下。也沒有見着自己那篇大著的片鱗半甲。起初是憤憤不平。後來不覺訝然失笑。想到我這篇文字。並沒有掛號寄去。一定被郵局中人遺失了。現在也沒有法想。只得重做一篇。特地向郵局掛了一個雙號寄去。但是所得的效果。却和沒有掛號的一般無二。這一氣却非同小可。轉輾請託。尋到了一位友人。和報館主筆是很相熟

的。託他代爲詢問。主筆說道。稿子是並沒有遺失。而且拜讀一過。確是極有價值的文字。但是這名兒太生了。社會上並不知道有這位著作家。敝館定例。除了仰仗大名。特約撰述的。其餘的來稿。登不登便沒有一定的規約。只好有屈尊友。暫時忍耐些罷。伯辰一聽了這消息。自然格外憤激。再一想報館中主筆。事情太忙。或者不易遇着知己。我何妨再到各書局中去嘗試一下呢。便又杜門却掃。屏絕酬應。做好了幾篇文字。分投各家書局。有的似石沈大海。杳無信息。有的居然有了回信。問他要多少報酬。伯辰回覆他五塊錢一千字。這樣一來。又杳無回信了。伯辰雪片也似的寄信去催問。方纔珊瑚來遲的有了第二封回信。信上說敝局報酬。分爲三等。最多的三塊錢一千字。二等的兩塊錢一千字。三等的只有五角錢一千字。大著列入三等。現在特別通融。加爲一塊錢一千字。如荷俯允。請即填寫讓與券。覓好了殷實保人。到敝局來領款。否則原稿奉還。伯辰看了。長歎一聲。自己想道。我在著作界上。

並沒有什麼資格。知道我孫伯辰三個字的。實在沒有幾個。也難怪書局中人當我無名小卒。不肯把善價給我了。也罷。第一次交易。不犯着和他決裂。等到有了名譽時候。社會上個個知道我孫伯辰三個字。不怕他們不問我殷勤索稿咧。吾舌猶存。此心不死。難道暫時的艱難環境。便能把我的孫伯辰永永壓倒。連和環境奮鬥的能力。都沒有麼。想到此地。便毅然答應了書局中人。明天前去付款。又受了種種的麻煩。不是讓與券還沒有填好。不能付款。便是保人不合格。好容易各項都弄好了。付款的時候。還搭上幾張浦口鈔票。兌換起來。是要打折扣的。還有八角五分零頭。也不算了。伯辰耐着一肚皮烏氣。不說什麼。自己想只要常常有這種生意。雖然羊肉當狗肉賣。也未嘗不可維持生活。比較依人作嫁。仰面看人的顏色。多少要自由些。便又精心結撰的做好了許多作品。無如白雪陽春。曲高寡和。竟做了十扣柴門九不開。像那家書局出了一塊錢一千字買他的稿子。已算是別垂青眼的天涯知

己了。伯辰受了這番挫折，方纔知道賣文生計，也是靠不住的。然而他無情絲竹，已過中年，一家七八口，都靠着他一個人過活。自己沒有職業，怎樣可以敷衍過去。他的夫人雖然明詩達禮，裙布荆釵，同甘共苦。鎮日價米鹽瑣屑，拔釵沽酒，掃葉添薪，並不說聲怨望的言語。那幾個小孩子，卻是無知無識的，餓了要吃，冷了要穿，一個個食稅衣服，單單撐一個窮場面，已經很不容易。偏偏現在的世界，物質文明，人們都趨重外表的奢華。若是住在深山空谷之中，閉關自守，不和外界接觸，也還可自樂其樂。伯辰住的却是海上繁華之處，一經比較，自己也覺得慚愧。知道長此困守，終非了局，無論如何，終須尋覓一個職業，爲着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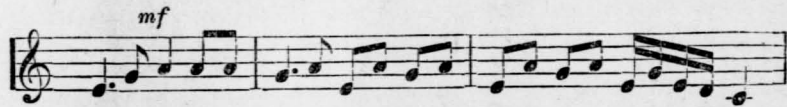
家細弱，社會交際，人世虛榮，也說不得職業的高下了。想到這兒，又不免沈沈的長歎了一聲。隔了幾天，各報上登着一則廣告，是有一家私立大學，招請一位舍務員。月薪三十元。第一天廣告登出，第二天便有七八十封的來信，都是毛遂自薦的。大學的校長笑道：舍務員不是高尙的職業。三十元不是豐厚的薪水，也有這許多人來應募。可見社會上人多事少，供求不能相稱。真合着前人說的：粥少僧多了。一壁說着，一壁把來信一封一封拆開來看。第一封信，却便是孫伯辰寫來的。校長把他的履歷看了又看，也禁不住歎了一聲道：他也肯來做舍務員麼。（完）

# 平沙落雁 (第五段) 鳳彬



2 1 6 6 1 3 2 | 3 3-5 0 | 6 5 3 6 5 3 | 3 3 5 3 2 3 |

尺上四四上工尺 工工六 五六工五六工 工工六工尺工  
 箏 达 蜀 刁 鸾 六 尧 六 荀 笙 笛 百 笙 六 蜀 笙 达 蜀 六 笙 六 正 蜀  
 夢不成,只見月明星稀; 淺草難存機,猜疑,淺草難存機,



3. 5 6 6 6 | 5. 6 3 6 5 6 | 3 6 5 6 3 5 3 2 1 |

工六五五五 六五工五六五 工五六五工六工尺上  
 箏 笙 笙 笙 笙 而 笙 笙 笙 笙 笙 笙 笙 笙 笙 笙 笙 笙  
 猜疑,疑有外人知,試窺試聽,聽窺莫待羅網



2--0 | 6 5 4 3 5 3 2 | 1 6 1 2 3 | 1 1-0 ||

尺 四合四工六工尺 上四上尺工 上上  
 晷 盤 勢 立 笙 夫 笙 无 笙 蜀 蜀 夫 夫 荀 笙  
 施; 江頭漁火明, 漁火明, 睡復醒。

## (第六段) 完



3 2 6 5 6 1 3 2 3 | 3--0 | 3 2 6 5 6 1 3 2 1 2 |

工尺四合四上工尺工 工 工尺四合四上工尺上尺  
 庚 蜀 刁 笙 达 荀 笙 庚 蜀 刁 刁 笙 达  
 旋問夜何遲, 明星晰晰向晨,

高 等 國 貨

# 大長城香煙



舉國歡迎



價廉物美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安閒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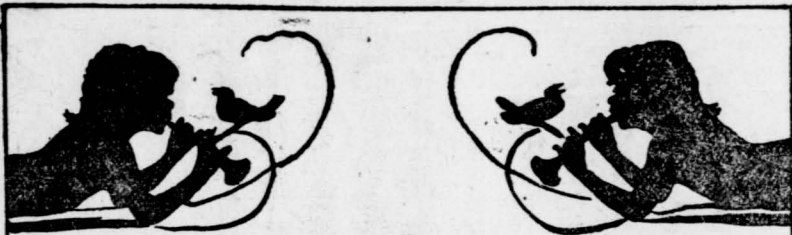
▲手執小說世界

▲名列萬國儲蓄會

人生在世、要享安閒的幸福、不可不有兩種條件、第一種是怎樣享這安閒的幸福、第二種是怎樣能彀使這安閒的幸福永久享受、勿使稍有塌蹶這兩條件、第一種便是看小說世界、第二種便是入萬國儲蓄會、手執小說世界名列萬國儲蓄會、便是世間最享安閒幸福的人、因為小說世界、是能怡情悅性、閱之令人有樂無愁的、萬國儲蓄會、是能保護人家儲款、千妥萬當、而且令人月月有極大希望的、萬國儲蓄會的特獎、現在有二萬多元、入會的人、人人可以想望的、萬國儲蓄會的保障儲款財產、現在有六百多萬、入會的人的儲款、萬分可靠的、而且每月開獎、除特獎之外、還有頭獎二十個、二三四獎、也二十個、附獎末獎等等、又復不計、如此說來、入了萬國儲蓄會、如入了金城鐵壘之中、還有不身心安泰麼、所以我說手執小說世界、名列萬國儲蓄會、纔算是能安閒幸福的人、奉勸諸君、速來入會、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電話中央七〇八一至七〇八五 萬國儲蓄會啟



# 銀幕失影記

## 超傑

但帝起身一邊去取帽子預備告辭，一邊問道：「你不答應麼？」

價克傲傲然答道：「你頂好快點離開這裏罷。多說也是無益。」

生特非是一座小城，城中的居民僅有一萬左右，倒有了兩座影戲院；一個名叫「親王」，一個名叫「新新」。新新的主人就是價克。這座影戲院開了還沒多時，因為裝設好，座位舒服，映演的也是好片子，所以生意很好，觀客踴躍。先開的「親王」倒一日比一日冷落起來。「親王」的主人但帝，便決意要將「新新」收買過來。那知價克不但不肯賣給但帝，並且還要將「親王」收買過來。二人因此愈爭愈激烈。

但帝臨走的時候對價克說道：「我的話在這一星期中還有效驗；過了一星期，就是你要找我收買，恐怕我還有點不高興呢。」

價克冷笑着說道：「我怕你瘋了罷。我又沒有發狂，爲什麼找你收買我的影戲院。」

一星期之後的一天早晨，樂利同馬太旅行了回來，正睡得甜蜜的當兒，忽然聽見門鈴大震，便掀開被臥，一躍下床，將門打開一見是馬太，便說道：「嘿，你起得真早。」馬太大踏步進了屋，說道：「你不能够拿你的習慣做標準，朋友！你覺得怎樣？」樂利歉然答道：「好極了，很舒服，下季我們再去旅行一遭罷。」馬太道：「很好。不過這裏有一件新奇事。這是昨天的星報，請你看看。」

「銀幕上的秘密。」

新新影戲院映演時，銀幕上忽然失影。

昨晚新新影戲院，開映佳片，正到好處時，銀幕上忽然失影。放映機器和影片都仔細查驗過，毫無損壞處。有的以爲放映機器壞了，但試演別的照片，却又異常清晰。若說這部片子壞了，但第二次重演失

影的那一段時，照舊完好。這真是一件奇異無比的大秘密。記者在座，見當失影時，銀幕上完全光明無影，如同影片中斷時的白光一樣。但有時依舊現影，稍停復失。這件事中恐怕含有許多秘密，待詳調查明白後當再記述云云。

馬太見樂利讀過這段報紙之後，便問道：「你想這件事到底怎樣？」樂利答道：「很難說一定，不過你有點頭緒了麼？」馬太道：「我麼？我想再多搜集些線索再下斷語。我們這時，左右無事，何不到價克那裏去瞧瞧？」樂利很贊成，二人於是去了。

二人見面，就問價克事情如何。價克很粗獷的答道：「這正是一條大謎語，很得用點心思來解釋。昨天晚上，也如前天晚上一樣。最奇怪的就是，那影片早不失影，遲不失影；等到觀客多了纔忽然失影。失了約莫數分鐘又顯，顯了又失。等到觀客失意的走了之後，我們重新再映，從此我們就斷定，機器與影片毫未損壞，必是其中有點

特別的道理。你們能够替我解決這個疑團麼？」

樂利問道：「你覺得其中有什麼可疑的地方麼？」

價克道：「正是這個鬼疑問呢。我自己很細心的，將房屋各處，搜索了幾遍，毫無一點漏跡。至於我所用的人，我知道他們都是很誠實的，決不會搗鬼舞弊。我所疑心的，就是外來的鬼。不過我又決不定必是外人同我搗亂。」

樂利道：「不過我們先要考查，影片爲什麼失影。」

價克道：「這話不錯。」

馬太問道：「你覺得有什麼人同時能射光在白幔上麼？」

價克道：「不見得。全院之中我派了十幾個人巡察。」

樂利道：「難道沒有人在什麼地方預藏着一種射光的機器麼？」

價克很不高興的答道：「這更不能。除了有人與這裏的職員勾通以外，決不能混進這院子中來裝設什麼

機器。這是第一條理由。第二，他若是裝了什麼發光器，必定總得留了一點痕跡。第三，就是裝下了發光器，必定不能不有光線發射出來。還有第四，這屋中，上至屋頂天花板，下至地板牆角，寸寸地方的都搜查到了，簡直沒一寸地方漏出痕跡來。但除了用弧光之外，決不能有這大的強力，影響到失影的地步。你想這種弧光機，能如此收藏在什麼地方麼？我想事情決不是如此容易揣度的。昨天晚上，電影失形的時候，我立即用一件東西將映演機的鏡頭遮住。但是沒有看出什麼地方射出光線來。一分鐘後，我將那東西移去，電影仍舊無形。總不見得有人，能同時將那隱藏的光遮住。不但如此，我將那東西遮上鏡頭的時候，明明瞧了一半的當兒，那一半仍舊無影像射出來。照理，若說另有一光射在白幔上，影片因之失影，若有人將鏡頭遮去一半，若不瞧出那暗射的光線來，那一半未遮着的必定就能現影，是不是呢？」

樂利點頭答道：「你的推解不錯，不過你想這件事，

應當如何着手進行呢？」

價克答道：「這是另外的一個問題。這一兩天內一定有滿座的觀客，我預料他們必定要大不滿意而去。唉，設若這件秘密案子不破，我簡直要破產了。」

馬太同樂利同時問道：「你覺得你的這件案子發生之後，與什麼別人有利益麼？」

價克很坦然的答道：「上帝知道，我一點頭緒也抓不住。……哦，我記起來了。上星期但帝來同我商議要收買我的戲院。我猜想，自從我這所影戲場開辦之後，他的生意必定受了很大的影響。他又說過，他提議的事，在一星期之內有效；設若這一星期過了，我就是找他收買，恐怕還有些爲難哩。」

樂利道：「哼，恐怕就是這位先生作祟罷！」

價克道：「話雖是如此說，你就是知道這件事是某人做的，同時便不能探出他秘密的舉動和形跡來，又有什麼用處呢？假若我們將所猜疑的事情說給別人聽，恐

怕人人都要說我們是瘋子呢。這個人倒很利害，簡直連一點痕跡都不留漏出來。啞，你們瞧，那不是但帝來了麼？」

但帝進了房子，第一句話就問價克道：「你好麼？我盼望你不要像上星期那樣固執纒好呢。」

價克怒聲問道：「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但帝道：「你到底賣麼？」

價克道：「賣麼？我就是破了產，窮得身無一文，我也不願意將我的戲院賣給你。」

但帝道：「我盼望你能徹底的推想一下，然後再想想我所提出的數目，究竟合宜與否。……不過……很好，我想你總得要回心轉意就是了。時候或者快到了！」

價克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但帝道：「就是這個意思。」

價克如同發了狂似的，大聲向但帝發話道：「你爲什麼要破壞我的生意呢？」

但帝道：「誰說的；你有什麼證據？」

價克恨恨的道：「好，不要緊，慢慢總有一個水落石出的日子。不過你要小心一點就是了！」

但帝顏色自若的說道：「這是什麼人造的謠言？」

價克舞着拳頭道：「請你二次不要再來惠顧罷！」

但帝去了，樂利就提議道：「我們幾個人，重新再將這座房子搜查一過罷。」

價克答道：「我很贊成。」

幾個人查了半天，仍舊沒查出什麼痕跡來。他們又

將映演機器和影片仔細試驗考查，一點壞損處也沒有。

價克很失望的說道：「這不是有鬼麼？我想你們今

天晚上一定要到這裏來的，瞧罷，等你們親眼見了或者比較有點把握。」

樂利和馬太臨走的時候，對價克說道：「我們幾乎

不相信這件事是可能的。」

樂利和馬太正走着，忽然聽見賣報的童子喊道：

「晚……星報！」樂利隨手買了一張，只見上面幾個大字寫着道：

影片上的秘密，並無秘密之可言。

近來「新新」影戲院的秘密，傳遍遐邇，其實並無秘密可言。據聞新新的主人與但帝之交易，已有成議，不久即可定奪。不過新新的主人用何妙策，致銀幕失影，能轟動全城，為最大之疑團。總之，是為一種最靈巧的計劃而已……

樂利很詫異的說道：「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祕密。」

馬太道：「難道報紙上的話是故意假造的麼？要不然，就是價克欺騙我們，故弄狡狴麼？」

樂利道：「目前還不能斷定一切。」

喫過晚飯之後，二人重新回到價克那裏。價克狂叫着道：「你們二位讀過晚報麼……哼哼！這真是一件非

法的事。但帝對於這段新聞，一定要負責。這不是流氓的工作麼？」

馬太問道：「難道新聞紙上的話是假的麼？」

價克道：「不是謠言麼？那裏有這件事？我老實告訴你們，這是他們的詭謀，等等恐怕還有別的事情發生呢。」

樂利道：「他們能得着什麼利益呢？」

價克咬着牙齒道：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知道但帝絕了希望麼？他若不乘這時候破壞我的生意，他就要破產了。這一來今天我這裏觀客必定又要擁擠，大家都想要聽這件新聞的究竟，但帝必定還有別種舉動，使大家失望而去。朋友們，我情願出一千塊，今天晚上也要將但帝的詭謀探尋出來。開演的時候快到了，我們等着瞧罷。」

到了影戲開映的時候，觀客果然十分擁擠。樂利同馬太在後面揀了位置坐下。頭二十分鐘，一點什麼也未發生。一會兒銀幕上的影片忽然消失，只賸得一片銀灰

色的白幔子。」

樂利對馬太道：「你能解出這個道理麼？」

他們正說着，銀幕上忽然現了字跡。上面寫着道：「新新戲院，不久將歸并於親王。」字跡一現即隱，影片接着又現了出來。

樂利不禁驚訝道：「事情愈變愈奇了！」

影片一直映演了一個多小時，每隔二十餘分鐘，總要失影一次。每次失影，總在一二分鐘之久。一部份片子還未演完，觀客漸漸失意的散了。價克只得停止映演，跑到樂利馬太面前來苦着臉說道：「朋友們，我們若是不將這件秘密探尋出來，我就要破產了。無論如何，作祟者必是但帝。不過他的手段也真不弱。我所派的十幾個人，簡直沒有查出什麼。你們二位也在此地，可瞧出什麼破綻來麼？」

樂利答道：「我們一定替你幫忙。我們大家乘這時候到坐下，仔細討論一番。那怕他事情無論如何秘密，總

有一個所以然的道理。我們已經知道的是機器沒有壞，影片沒有破綻，職員們不至於作弊。從此我們就可得着一條解釋：銀幕所以失影，必是有人設法將一種很強烈的光，發射在銀幕上，纔有這種現象。那麼我們就可用這一個「假定」推想下去。」

價克和馬太都點頭贊成樂利的話。

樂利於是很高興的接着說道：「我知道你們必要說若是爲強烈的光線發射出來，無論如何總不能消去這種光線的路線。聽着！是一種光的光線本來是無形的，只有用一種回光的細體如水泡白粉屑等等，散佈在空中，就可以映出反光；就可以瞧出這光的路線來。不錯，價克說必須有相等的光力纔可以使銀幕失影，何以鏡頭的光有光線路，而無別種的光線路。但是設若用幾個微弱的光線，從四面射到白幔上，結果豈不是一面瞧不出光線路，一面又可以使銀幕失影麼？」

「這是一種只是論到光線路，還有一種光熱。凡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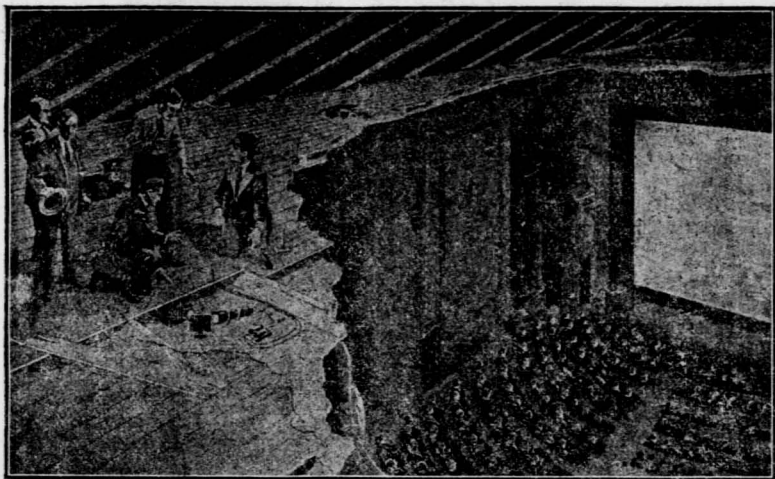
一種強烈的光，必有很強烈的光熱。我們假定這種發光的機械，是藏在一種地方。光線雖然瞧不出來，光熱總是收藏不住的。若是像我們那樣仔細的查探，斷斷乎沒有查不着的。我也很留心的考查了這一點。不過照科學的知識解釋起來，還是有法子可以消去這種光熱。我們只消將發光的鏡頭上，多套一個長筒子，筒子的內面，週圍都塗上烟墨 Lamp Black，這光熱就可以消失盡了；因光熱穿過長筒的時候，都被煙墨吸收去了。」

價克道：「假定的理論，雖是如此，我們却有什麼法子兒探出事實來呢？」

樂利很鎮靜的答道：「假使我的理論不錯。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將這件事探查出來。」

馬太很奇怪，瞧著樂利，樂利却注視着價克，生恐他們不相信他的話似的。價克躊躇了一會兒，纔鼓起勇氣來說道：「瞧罷，今天晚上我們再仔細探查一次。」





到了晚上開映影戲的時候，樂利和馬太都在新新戲院中會齊了。這一晚的觀客，大不如前，只零零落落的坐着幾個人。樂利立在銀幕沒有多遠，手上握一件東西。

映了約莫有二十餘分鐘的時候，銀幕又驟然失影，同時聽得轟地一聲，如同放大礮一般響，霎時濃煙四散。全院的觀客，都驚得逃避不迭。只聽見樂利立在黑處大聲喊道：「衆人不要怕，這是一個小煙礮，並無危險。」同時又聽見價克喊道：「樂利樂利，我們探出了兩條小光線出來了。哈哈，這次可算成功了。」

一會兒，觀客都逃走，價克於是令人將電燈一齊放開，於是全院大亮起來。樂利和價克四處瞧不見馬太，一會兒忽然見有三個人，捉住一個罪犯，向衆人這裏奔了過來。馬太先跑上前來說道：「這個人舉動奇怪，我們很疑心，所以很注意的偵伺他，不料樂利放煙礮的時候，他就混在人叢中，向外面跑，因此捉了來。價克樂極了，便趕上前去，將那人的帽子一揭，假髮落在地上，原來是親王

戲院的主人但帝。價克直跳起來叫道：「老朋友，果是你麼……朋友請一個警察官來……」

樂利很高興的問但帝道：「朋友，你跑到這裏來作什麼？」但帝很坦然的答道：「我也是與你們同一個宗旨。因我預備要收買這座戲院，故此到這裏來探查這件事的究竟。」馬太道：「那麼你何必如此鬼鬼祟祟的化裝呢？」但帝道：「這是爲要避去衆人和價克的眼目。」價克向但帝搖着拳頭道：「避我的眼目麼……你也是來幫助我們偵查的麼……我們就如此容易信你的話麼？」

樂利攔住衆人的口道：「這件事可以上法庭去辯論……不過你們都來，我帶你們去瞧一件新東西。」說着就帶頭向前跑上樓去了。衆人趕到的時候，樂利已將地板掀去一方，指着其中藏着的一架小機器，說道：「這是一隻淡氯化光燈，你們瞧這燈頭上套着一個長筒子，這筒子口上又裝着八片活動轉簾，切斷光線。這筒口通

到樓口；出口的地方，就是那個圓洞。洞口上有一塊活動門，射光的時候，只須將電機一捺，這塊活動門自然會打開。不用的時候，自然關上，任是何人也查不出來。我自己昨天就探出來了，不過不知道這電鈕在什麼地方。

價克鼓着掌道：「如何靈巧的機器啊！」

讀者諸君，看到這裏，必定很喜歡猜猜結果。我們本來想將這段結果，登在下一期，又恐怕諸君等得厭煩。我們的辦法是如此的：諸君請先猜一猜結果，然後再用偵探的法兒，在本期中偵出這結果的一段，究竟插登在什麼地方。探了出來，然後將自己理想的結果比較一下。若是偵探不出，下一期一定說明出來。不過讀者諸君都是聰明的人，斷無猜不着的道理，也斷無偵探不出這段結果的道理。雖然，我們有意弄巧的罪名，是逃不脫的啊。呵呵！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巧對續錄

二四角  
冊

此書為梁敬叔所編。向未梓行。綴聯既富。對偶亦奇妙不測。因章鉅中丞先有巧對錄之輯。故此名續錄。

## 楹聯話

續叢話  
六冊  
二元二角

## 楹聯話

三四話  
二冊  
四角

## 縣桐集聯彙刻

二冊  
一角

警官立刻到了，價克就大聲嚷道：「上官，請捕拘但帝，因他有恐嚇圖謀本院營業的舉動，並且在本院暗地藏下了機關，破壞本院的聲名。一切的事，都有樂利與馬太二君作證。」不意樂利舉起手來，對警官說道：「長官，我反對捕拘但帝，因我發現這全部機器的電鈕，都在價克辦事室的桌底下，我又親眼瞧見他親自捺鈕致銀幕失影。長官請捕拘價克……」

(完)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TRADE MARK "HAZELINE" SNOW 商標

商標 夏士蓮雪花花標



夏士蓮雪花品質精  
美遐邇馳名能維持  
天然之美麗顯出嫩白之顏色  
每逢梳洗後或出門前傅之能  
保護皮膚不被風雨日光所損  
害若再以夏士蓮玫瑰霜傅於

兩頰則杏臉桃  
腮更增嬌豔矣  
本品瓶上貼有華文仿單  
各藥房或洋貨號均有發售

將此券送至  
本行並附  
處住址當  
夏士蓮雪  
仿書一本  
奉



BURROUGHS WELLCOME & CO.

LONDON & SHANGHAI

寶威大藥行

英京 上海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懋秋生譯

## 三 希臘思潮和希伯來思潮

人們看見保持得有古代之美的少女後，世界便因此新開了花，這個花便是文藝復興，上文已略說過了。可是古代之美到底是什麼一件事呢？便是希臘精神乃至希臘思潮 Hellenism 又還有看見羣衆歡喜欲狂而起丁疑懼的基督教，是什麼呢？便是希伯萊精神乃至希伯萊思潮 Hebrewism 這樣一來，所謂文藝復興與普通一般便都看成是希臘思潮對希伯萊思潮的勝利。要知道這個解釋的當否我們最先，非就希臘思潮和希伯萊思潮得一點簡單的知識不可。

希臘思潮和希伯萊思潮，一般都認爲是從古以來

橫在歐洲思想根底上的二大潮流。現代思想的潮流，自然是複雜混沌極了；以這個複雜而混沌的思潮爲基礎的近代文明乃至文化，其千變萬化，變轉滑脫，自然也很難於捉摸真相。然而從這種複雜的思潮漸次還元起來，將這變換不測的文明分析起來，最終剩下的一定是上面所說的兩大潮流——即是希臘思潮和希伯萊思潮，或者對立，或者相錯，或者消長起伏的化身。除此之外，便沒有什麼了。這樣說來，歐洲思想的歷史——或者歐洲文明的歷史可以說即是此二大潮流的交流乃至消長起伏的歷史。

希臘思潮 Hellenism 這幾個字的起源，非常曖昧

而模糊，一般都說係由希臘文的 *Δημιου* 而來。在今日普通都拿來當作古代希臘文化和表示近代文明的要素其源出自希臘精神者的時候用。將這個字拿來和希伯萊思潮對照着，明確地限定定義的人，實自英國的文藝批評家兼詩人 Matthew Arnold (1822-1888) 始。在他的「文化與無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係政治及社會批評等論文中，有 Hellenism and Hellenism 一文。

總之，希臘主義頂好看成是總括希臘民族文明思想的名詞，大概不會錯。希臘人的生活，文化裏，無處不明白地發現出希臘主義的特色來。其中最無忌憚地表現出來的，便要算在哲學及藝術裏面了。如像 Homer

(405 B. C.) 的序事詩。Aeschylus (525-455 B. C.)

Sophocles (496-406 B. C.) Euripides (480-406 B. C.)

Aristophanes (448-389 B. C.?) 等的悲喜劇。Phidias

(500-482 B. C.?) Praxiteles (The 4th Century B. C.) 等

的彫刻。Plato (427-347 B. C.) Aristotlele (384-322 B. C.) Socrates (465?-309 B. C.) 等的哲學，都是最鮮明地發揮希臘精神的特色。對於希臘思潮的特色，在此要想一一摘出來說，自然是做不到，但如 M. Arnold 所說，對於現實保持其本來面目，不施一毫修飾，即是現實尊重的精神，的確是希臘思潮中最緊要的一個特色，因為有了這種現實尊重的精神，的原故，人們在實生活裏得享一切出於自然之本來面目的現實。換句話說，明媚的南國風光，自然之美，任着心懷去享受。人們的性情，各方面一齊的圓滿地發達。尤其是非常珍重肉體之美。一般說希臘思潮的特色，是現世主義，人本位，自然生活本位的，便是為此。又希臘哲學之祖 Thales (640-546 B. C.) 所說的一句有名的格言「自知」其意便是促進自己覺醒，個人生活的呼聲。換句話說，那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呼聲。也可以看成是自律生活的呼聲。再進一步而解釋，也可以說得是向着知識的慾要的發言。

希臘主義的特色中，所謂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自律的，知識的，便是指此而言。希臘人們的生活，雖是本能滿足的生活，但不至於流入放縱淫逸者，便是因為有這種知識的光輝，照耀着的原故。他們並不壓抑本能，然而却受知識的指揮，使本能向着純潔高尚，有意義的方面進行。這種生活，不能不說是很高尚，理想的生活。希臘這種智識的傾向，和後世的科學精神很有共通的去處。

更進一步，希臘思潮這種現實尊重的精神，表現在藝術上來，已經替自然主義乃至現實主義開了門徑，將他們的方向和性質啟示出來了。客觀地，正當地，一絲一線都不放鬆，想將事物的本來面目表現出來的慾望，在希臘所有一切藝術中，都歷歷尋得出痕跡出來。由這一點說來，希臘思想儘可說是代表近代藝術意識的思潮。以上略略將希臘思潮的特色舉出來了。便是現實的人本位的，自然生活的，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自律的，知的，藝術的自然主義乃至現實主義的。

而一方面的希伯萊思潮的傾向思想，可就希臘思潮恰好立在反對的線上。希伯萊思潮，也即是總括希伯萊民族思想的代名詞。其代表的產物，厥惟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希伯萊思潮和希臘思潮不同的地方，即是希伯萊思想是以否定現世爲他根本的基礎。排斥現世主義而唱來世主義。却去人本位，而以神爲本位。捨肉體的傾向，偏於靈的傾向。棄自然生活而營理想生活。去本能生活而重禁慾生活。其他和希臘名言「自知」相對而有「畏懼耶巴是智慧的根本。知道聖人是聰明」的 Solomon 箴言。與希臘的自由主義相對而有有教權主義。與自律相對而有他律。與自主相對而有服從。與自己本位相對而有利他思想。無一不是和希臘思潮是正反對的。此外希臘思想是代表藝術意識，而希伯萊思想則代表道德意識，希臘思想以科學精神爲基礎，而希伯萊思想則以宗教思想爲根本。那一面注重在知識，這一面專誠心於信仰。前者將自己沒入於客觀中，後者却想在主



觀裏攝取客觀。兩者思潮之不同，最後還有一樣很可注目的，便是希伯萊思想，是主張四海同胞主義，而希臘思想則主張帝國主義。這自然因為國狀環境等而生出來的結果，一點也不能免強的。以上所說，雖未免籠統，而兩大潮流的特色，大略能够知道罷。便宜上再將兩者的特質列一對照表如下：

希臘思潮

現世本位……未來本位	人本位……神本位	肉的傾向……靈的傾向	本能滿足……禁慾主義	自然生活……理想主義	自由主義……教權主義	自律……他律	自主……服從	藝術意識……道德意識	科學精神……宗教思想	智識本位……信仰本位	理智的……空想的	客觀的……主觀的	帝國主義……四海同胞主義
------------	----------	------------	------------	------------	------------	--------	--------	------------	------------	------------	----------	----------	--------------

希伯萊思潮



## 一顆不可了解的心

無我

雨後的景物格外鮮潔可愛，蕉心斜倚窗檻癡望着蔚藍的天空，同浴罷的花木，那成羣的瓦雀，更不住爲他吱吱的唱着。天然的美色，在歡樂者看了，當然愈加快樂……但在憂思的人眼裏，那樣不含幾分慘淡的氣象呢！這時一陣涼風，吹亂了伊蓬鬆的鬢髮，那去而復返玫瑰色的一抹斜陽，穿過滯鬱的林樹，直斜射在他憔悴的面龐上；好像不忍同他遽然分離，戀那最後一吻似的。但任你花香，鳥語，落霞，夕照，又那樣能開拓他那顆關在黑暗裏的心呢！遠遠那動人的號笛，更淒涼的吹着，直使他心血澎湃，不得已長嘆一聲，回身歪在床上。

五年前的伊，是個愛好天然，富於美術思想的女子，他的朋友們常說：「無論一樣什麼物事，到了伊的手裏，

就如同一個女子得到一個頂知己的丈夫一樣。」因爲伊對於每一樣東西都很珍惜；而且這樣東西伴伊愈久，伊愈重視，絕不因着陳舊棄置的。伊的屋裏很整潔，一樣東西的位置，一張字畫的懸掛，望上去都含着美術的意趣。現在卻大大不然了，伊從前那嚴肅，整齊的書棹；或者比大街上的雜貨攤還加倍的紊亂。因類分置，一層層像刀截一般的書架，可以同古廟裏的堆經架畫個等號。有時他的姊妹，或者朋友，本着他從前的嗜好，送給他幾盆鮮花；大約不到一星期早經變成枯枝了，枯枝——就枯枝……他絕不把牠移到別的地方去，等到別人來他房裏看見說：「蕉心，怎麼我們同你一天買的花，都正開得茂盛，你的已經枯了？」這句話大約要說三五次，伊纔不

經心的答道：「唉！枯了……他枯了……」伊頂愛的一隻畫眉鳥也快餓死了。一架鋼琴也被塵土封滿了。還好，他仍舊愛寫，愛畫，愛做手工……但吾開了他的畫櫃，或櫃子，伊將慨嘆不已！原來畫櫃裏是一捲殘缺不完的畫。手工屜裏什麼手套，枕頭，錢袋，毛袜，恐怕翻到底也尋不出一樣成件的來。字屜裏有什麼？無非是縱橫凌亂的紙團，紙屑……伊一向頂愛小孩，往日在校一下課就跑到幼稚園去同那羣小朋友親近。現在每次伊姊姊把伊那在兒童比賽會中第一二選的小外甥，引到伊房裏不住的叫：「阿姨」伊僅只作一種不自然的微笑，等伊們一隻腿剛剛出了房們，仍舊繼續那憂悶的營生！

每天人們睡後，伊有樣必作的工作，就是從一個藏在箱子裏的鐵匣裏，拿出一個頂厚的本子；然後伏在棹上寫，寫什麼？沒有人知道……不過伊的墨盒裏永遠不用加一滴墨，或者水，總不會乾涸的！

這天伊歪在牀上，照例在枕邊拿起一本書來一頁

一頁的隨便翻着，心裏卻在那一頁一頁的翻他過去的舊賬；不久伊恍恍惚惚的起身離開了伊紊亂不堪的房，經過兩層院子，一直跑到大門口；這時他很恐怖，他想：「他們看見又要派人監視我了，唉！兩年來太不自由了，其實我那會得神經病呢！都害在醫生一句話。」他三步兩步出了大門，經過許多黑暗而溼泥的街巷，來到一個頂眼熟的地方，只見門口放滿了車輛，伊立腳把門上四個大字望了望；立覺受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觸，心裏一陣亂跳，暗自怨道：「這不是我誓死不來的地方嗎？怎的又來了？」最可恨是伊那雙不由自主的腳，一步跟着人們前進，只見男女，老幼，有杯盤狼藉，一家人在那大吃大喝；有三兩個男子在那高談闊論的；有幾個奇裝異服的女子，排着一排，在那兜圈子出風頭的；有一雙男女，在那唧唧私語的。看得伊頭暈目眩，忙背着人們往那崎嶇的山徑行去。渡過石橋，只見幾個人坐在臨水一塊石頭上談笑，從橋頭那個燈光下望去一個明明是伊的好友

王洪雲；但洪雲抬頭望了伊一眼，卻裝出不識的神氣，這時蕉心氣極了，伊想：「世界上最不可測的就是人心，洪雲姊同我總算知己之交，昨天到我家裏還勸我：『抱達觀……不要把自己的身子隨便犧牲。』今天同別人談着就看我如路人了……唉！洪雲！洪雲……你不理我，難道我還理你不成？」伊一路想着，不覺已來到那座茅亭近旁，這時四圍被黑暗包着，只有亭裏一個半明不滅的小電燈，照出一條幽深的路徑，這個景象——這個暗淡的景象，足以擊痛三年前深深刻在伊心裏的那道傷痕！伊不願片刻勾留；但又好像不能不勾留。正如小孩們，吃着一塊苦東西，覺得苦，又捨不得吐了似的。伊望着茅亭道：「茅亭……無心的茅亭！你要有心恐怕也要替我碎了！」

伊低吟微嘆的孤獨行在松柏參天嚴森森的樹林裏，照伊的只有從樹梢透出來的幾點疎星，探索……他像探索什麼似的；最後來到一棵腰圍兩抱的古松下，他

像觸了電一般不知是笑是哭，發出一種頂悲切的聲調……伊不顧陰濕，不畏蟲蛇，只癡癡的坐在草地上，望着這棵樹……望着這棵激動他心血的樹……伴伊的只有水聲，蛙聲，樹聲；「夜……夜……夜……良夜……那知人……」伊想到這裏，不能再想一個字，不由放聲大哭「蕉心！怎麼好端端睡覺，又哭起來了。」伊的姊姊雅琴立在床前和鶯的叫着，原來是個夢，當伊睡時那一片落霞，已變作灰黑色了。他那睡眼裏的餘淚，仍舊泉也般的流着，直把雅琴望了半天，纔強自鎮定道：「快呀！天已黑了」雅琴知道伊又是作了個傷心的夢，也不問伊祇道：「快起來，擦擦臉一同用飯去吧！」但伊淡淡的道：「你們先吃，我現在不餓」這句話是伊常發的口吻，也是雅琴他們聽慣了的，雅琴道：「不吃也好，但不可再睡了，當心夜裏又要失眠。」說着走到門邊，替他開了電燈，各自用飯去了。

伊穿着鞋，下了床，坐在一張矮椅上，擦不着的思潮

又湧上來了——伊細味伊的夢境，細味他的一生，陡憶着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自己受了別家小孩的欺，連哭帶跑到慈愛的父母面前。母親一面替伊擦淚，一面取了一塊糖，放在伊口裏。父親捧着伊的頭，吻着伊的額，道：「可愛的心兒，十二歲的孩子還這樣嬌憨嗎？那無父母的孤兒，應當怎樣呢？」當時伊心裏很驕傲，伊想：「我的命運多好……我不是個孤兒，我是個有人愛護的人，不用說這種小事，就是別人刺我一刀，有這種慈愛的撫摸，和安慰，傷口也可以平復了。」這時伊想到這裏，好像有人問伊道：「今天呢？痛苦向誰述，誰來安慰你？無告的孩子！你且帶着傷，含着淚，自己忍痛吧！」

伊希望目前的環境，仍舊是個夢，但是光耀的燈光照滿了全屋，明明是實，是真，依舊是紊亂不堪的屋裏，坐

着個傷心病狂的伊……唉！蕉心，什麼是夢？又什麼是真？誰道人生不是個夢嗎？現在不就是夢裏的一夢嗎？逃！逃！逃！逃！逃出這苦惱的夢境。」這時伊那苦惱的面龐，立呈幾分笑意，決然立身從衣袋裏掏出一柄鑰匙來，開了那支小鐵匣，取出那本血淚的凝結品；還有一張舊手帕，包着幾本很普通的書籍。然後匆匆跑到後院，一剎那的光景，只見伊昔日的珍藏品，已變作一縷黑煙，直向天空去了？伊坐在假山下望着那堆殘灰，如醉，如癡，原來伊的心也同時燃成煙灰了！

伊究竟怎樣逃法，著者不忍述，想讀者也不忍聽，但伊至死沒有一封信，或者一個字，留給誰。本來世界上誰能了解他的心呢！

(完)

#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請認明由小說畫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鄭廣福堂 狐臭散

專治腋下狐臭萬試萬靈功效神速誠不愧為狐臭藥中之大王故凡患腋臭者必不可缺之藥品也



價目  
雙料 每瓶六角 每打六元  
單料 每瓶三角 每打三元  
寄費加二成

中國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二十號

永泰棧烟行

## 肝胃氣痛散

七情鬱結 氣怒傷肝 痞氣九種 藥到病除 每瓶三角 每打三元

請認明由小說畫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用食物以驅病魔

凡缺乏滋養之人無論壯年與兒童皆呈極顯明之記號以與疾病侵入之機

凡食物適宜滋養充足之人則其血脈中所流者為純潔富厚之血液力足以絕疾病之來源而阻流行病之侵染

請試食桂格麥片以清血液以增體力以保健康蓋桂格麥片者為培元壯身滋補雄厚之食物食之足以強已弱之身體驅未來之病魔也此麥片裝於鐵罐之中而又曾加高壓密封所以其原有之質味永遠不變

本行印有詳細食法函索即寄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公司 漢口喬亨洋行 香港同益洋行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 弗魯亞爾家庭記

La Famille Fenouillard

江顯之譯

(法國 Christophe 著)

原文卷首的兩句開場白道：

『這一大段弗魯亞爾家庭旅行記的故事，說他是嚮壁虛構的也可，說他是真有其事的也可；這是隨讀者的眼光而斷定的。但是我斗膽敢下句斷語：這部書於少年讀之，非但可增加旅行的趣味，而且還可健強讀者的身體。』

譯者所以不憚煩瑣，將這部書譯出來，也不外乎這兩層意思。

## 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阿德米斯 Artemise 姊妹的發端

話說聖赫梅 Saint Remy 城，有一引帽襪店，還是

小說世界 弗魯亞爾家庭記



有史以前開的；這引店的主人，姓弗魯亞爾，世世相傳，到現在已不知有多少代了。講到生意，真是興隆得了不得；

凡是住在聖赫梅城的人們，無一個不曉得的。

我們這部

書中的主人翁——也就是現在那引帽襪店的主人翁——名字叫做亞瑞羅

Agénor 娶的是約翰波羅 Jean Bonneau 的長女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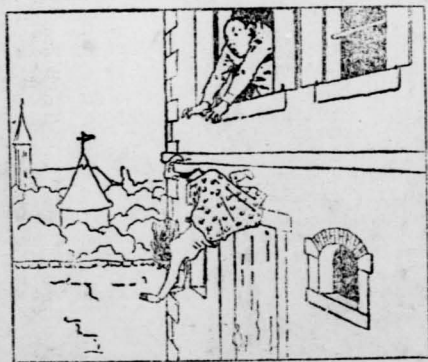
沃加地 Leonadia 姑娘。他們倆靠着祖上的餘蔭，好不逍遙自在，從來沒有發愁過。兩個小女孩，依依膝下，更覺得世界上的美滿事，被他們倆佔盡了。但是這雙小女孩，



天性極其頑皮，整日價吵鬧不休；眼睜睜瞧着這家天上有世間無的美滿家庭，被這一對小

直跌下來，必甚至正地變成幾何學上的拋物線動作，與物理學上所講的物體下墜之定理，可絲毫無二。

她的妹妹姑費公德， Cunegonde 性質倒與姊姊



有些相彷彿；瞧見姊姊的好榜樣，未免有點心癢難熬，所以也奮不顧身向井裏一跳。這樁事在弗魯亞爾先生看來，並

魔王弄糟了。

姊姊名喚阿德米斯 Artemide 頗有獨立的性質，父母的

勸誡誘掖，從來是半句聽不入耳。這一天可糟了，從窗口

不希奇，因為他常常說道：『當人們憑着井口，凝神下視的時候，假使失了重心力，那麼，就會墮入井中的。』

窗戶下面，有這們一大堆厚而且軟的茅草，是店主

夫婦命僕人堆集的，大約是抱着廢物利用的宗旨，以備作家畜糞牀之用的了。這回阿德米斯從窗上跌下來，恰巧就跌在這堆草上。這一來可把她的一雙爹娘急壞了，



涕泗橫流地從樓上趕下來，以爲她必定是跌得血肉模糊的了；那裏知道她却端正正地

舞，可是她後來自己說，比蕩鞦韆還要適意。幸而她的小手拉住了水桶，所以被她父親拉了起來；否則她蕩的這鞦韆，將永遠的蕩下去咧。從此弗魯亞爾愈覺得意，逢人



便說他的兩位千金，却有果敢的精神。第二節 初次動身 這一 天晚上，弗魯亞爾正

坐在草上嘔吮她的大姆指。

講到那位姑賚公德姑娘呢，無巧不巧地被一只天賜的長釘掛住了，上不上下不下的懸空着，宛如作天魔

坐在安樂椅上，和他的妻女閒譚，那一種瀟灑安閑的態度，非拙筆所能形容。他夫人陡的站了起來叫道：「坐在



那兩位姑娘，一聽這話，手舞足蹈，眉開眼笑地叫道：

「這可要走運了！」這句話，她們倆常常在口邊上的，到

現在已經變成了口頭禪咧。

好在他們家裏有的是錢，出門旅行算不了一回事；

軟體動物？明天，我們一起去，我們可要去旅行了的！

彼此商量了一會，就決定到普魯塞爾 Bruxelles 去

參觀安維厄博物院 Musée d'Anvers 『這裏是製

擊英吉

利中心

的一支

手鎗啊，

從前儒

勒繳凱

Jules

C. sap.

說得極

好。』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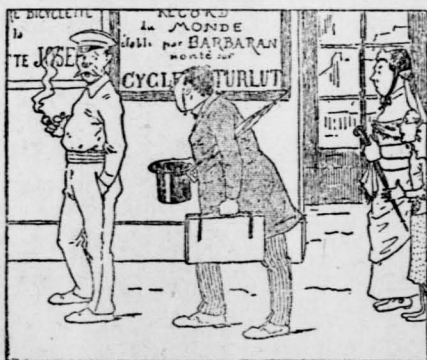
這句話上看來，就可以知道弗魯亞爾先生歡喜引經談

古了。這也是他想像的卓絕。靈魂的高超，心地的特別，所

以纔會如此。

一家四口興匆匆地趕到了火車站，弗魯亞爾就和顏悅色地向一個無事忙的司員問道：「司員先生，對不住得很，請問你到普魯塞爾的第一班火車幾點鐘開？」

邊望了望，方纔發見那司員所說的告白，高高地貼在四壁上。弗魯亞爾先生的目力再強些，要想瞧明白那告白上面的蠅頭小字，却乎是椿不可能的事咧。祇得望着那



那個司員却冷冷地答道：「去瞧瞧告白罷。」那一種似

告白嘆了口氣。

理非理的神氣，好像表明他是火車站的司員似的。

但弗魯亞爾先生是個聰敏絕頂的人，倏忽之頃，他

弗魯亞爾遭了這場無趣，懶洋洋地走了開來，向四

已經想到了一個妙計了：拿了一把椅子，放在牆腳下，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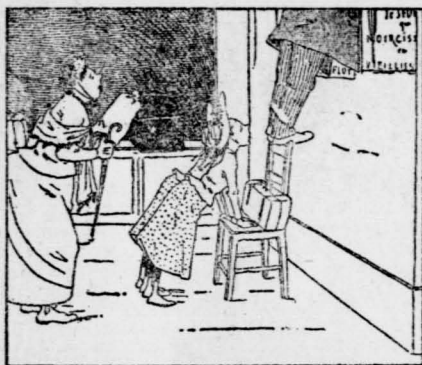
已站在椅背上，命他兩位小女孩扶穩了；這個問題不是

物理學上的均平之理。却還不甚明瞭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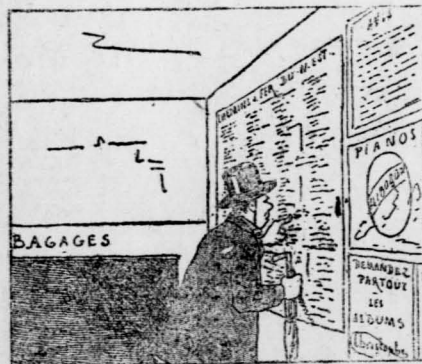
就解決了嗎？弗魯亞爾夫人却替他捏着一把汗，顫巍巍地喊道：「噲！亞瑞羅！你可要留神些呀，假使你跌了下來，

第三節 未達目的的動身

弗魯亞爾聽了他夫人的話，不覺有些膽寒，但面子



可就要把你的新大衣撕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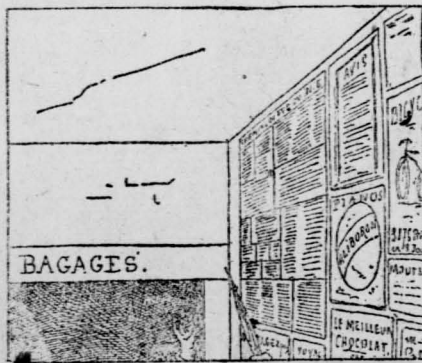
上還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我們是要去普魯塞爾吧

這兩幅圖，是連在一起的，但硬生生地將我們這位

……哪！我瞧見了！……不是的……這是哥雷斯 (Gouess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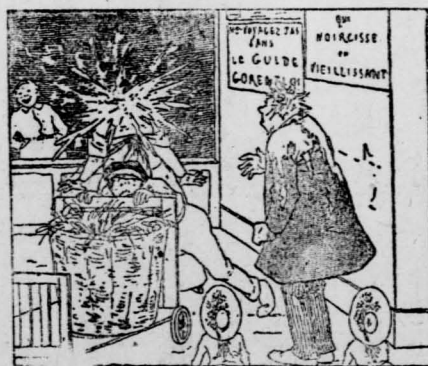
弗魯亞爾先生腰斬了。這幅圖，不過是證明他雖然聰敏，

對了！這下可被我瞧見了！……第一班火車是……「弗魯



亞爾是注定了不應該知道到普魯塞爾第一班火車的鐘點的，因為他正看到要緊的地方，忽然吓咚一聲從椅背上跌了下來。

餅乾籃裏，「留心呀！」工人氣吼吼地叫道。當時那般遊手好閒的人們，哄然集了攏來，看熱鬧，笑着說：「看把戲呀！」



却原來一個工人推着一籃餅乾，走了過來；一不留心，就將弗魯亞爾先生所用的方法的重心力陡地移動了。所以弗魯亞爾一個筋斗跌了下來，剛剛就跌在那只

弗魯亞爾先生又急又氣，却也奈何這般遊民不得。含羞帶愧站在一旁，說道：「你還不同我滾！」那般遊民也就一哄而散。弗魯亞爾陡然又扳起面孔，攪了一把餅

乾，伸出巨掌向那個工人打去。這一掌的滋味，工人却未享着；未免又辜負了弗魯亞爾先生的一番盛意。

弗魯亞爾夫人這時正站在工人背後，要和他拼命，



不料平地一聲雷，拍的一響，粉臉上早吃了她丈夫一掌；這真是不幸極了！你道爲何呢？因爲

工人看見那一巨掌來時，馬上向地下一蹲，不知不覺地竟將這一巨掌，轉送給弗魯亞爾夫人了。那工人乘他們夫妻倆辦交涉的時候，一溜烟就逃之夭夭，幸虧公司裏

不要他賠償，不然，倒要去他好幾天的麵包錢呢。

弗魯亞爾先生的一件嶄新大衣，不意竟被他夫人擦個正著，實在不能穿了；所以不能不中止他們的旅行，



回家去換衣服。他夫人雖然無緣無故地吃了一手掌，可是口袋內已經裝了不少的餅乾，算起來並不吃虧；因此也不高興去和那個工人

拼命了，反而快快活活地隨她丈夫回去。不過單單苦了那兩位小姑娘啊；她們倆都有一種『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感慨呢。

那天晚上，弗魯亞爾夫人把在車站上偷的餅乾喫完了之後，方纔和她丈夫算賬，惡狠狠地對她丈夫說道：「你好！又不是我把你弄跌的，爲什麼反而打了我一下？嘿！你拿我出氣嗎？……你不要做夢！」弗魯亞爾先生陪

了無數的小心，他夫人纔息了雷霆。可是他夫人再也不信他的話了；提起了旅行兩個字，就要吵鬧一場。這個有趣的家庭的初次旅行至此才告一結束。

(待續)

## 中西格言之類似

貫一

歐洲各國之格言成語，與我國相類似者甚多。蓋普通之思想，爲世界人類所共同。初不以種族國土之相異而殊。今特譯其一二於左。

我國有言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又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英國人則曰：「無數之少，積而爲多。」[Many a little makes a mickle.] 亦此意也。「寧爲鷄口，毋爲牛後。」此吾國之格言也。乃英國人亦曰：「It is better to be head of a rat than the tail of a cow.」[寧爲鼠首，毋爲牛尾。] 遙遙相對，巧合自然。

「同羽之鳥，其飛也俱。」[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此英國之成語也。而希臘人則曰：「一件愛其一件。」法蘭西人則曰：「相似則相聚。意大利人亦曰：類者覆其類。」此等成語，均與吾國之「物以類聚，相類似。」



# ★ 世界瞭望塔 ★

土耳其亞拉伯。是世界最富於秘密性的國。「天方夜談」一書上。雖然都是些莫須有的事。但也足以表明世界都承認土耳其與亞拉伯總含着有無窮的秘密意味。上面的這張圖是他們吸煙的狀態。乍一瞧去。還以為他們又在變魔法呢。在河中洗浴。是麥西哥一種舊俗。無論男女。每日都要到河中去沐浴。下面這張圖。是麥



西哥女子在着一大河中洗浴的狀況。她面上現着無窮的愉快。聽說我國有好多地方的人。全年也難得洗浴一次。每天一家人只用一盆水洗臉。洗過的水還要留着第二次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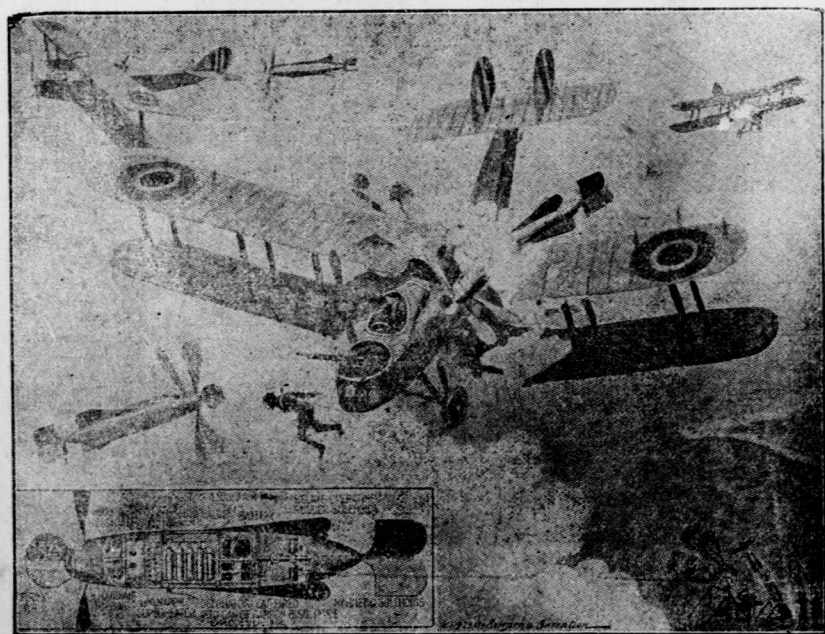


南非洲的土人。現在也漸漸沾了一點文化。聽說現在除了不穿衣服一樣外。別的野蠻習氣革除了很多。

下面這張圖。與上面的圖比較起來。不知誰是野蠻。誰是文明。現在美國新發明了一種「自動飛艇追擊機」。這種機器。放在天空。



不須有人司理。遇着飛艇。就會追擊炸毀。因這種小機器上安着一種收音機。一聽見有飛艇的聲音。就會循聲追去。速率非常快。追着了。只要碰着什麼。立刻就會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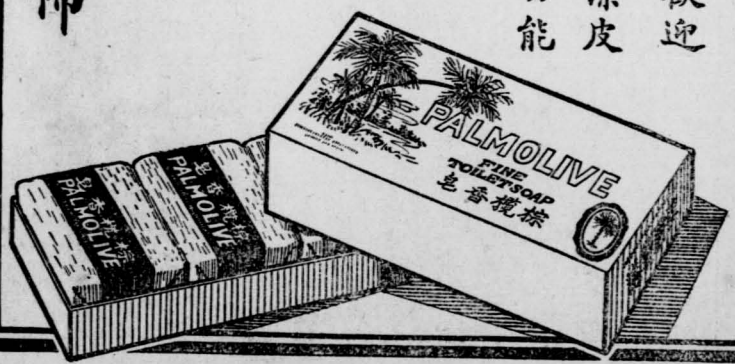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常品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吳田倉

社會惡濁得和垃圾桶中的水液一般。養力不深。定性不強的人。禁不起那些寄生在惡社會的微生物的蠱惑。就有許許多多的可憐衆生。受牠們的侵害。走入魔道。或因而墮落。這種人說他可憐也。著實可憐。雖然社會上也有許多智識階級的人物。講求道德的分子。時時豎起很高聳的燈杆。點著極光豔的燈兒。來引導世人。希望他們不要走入歧路。到底能力有限。不能盡救出這些沉迷不悟的人。你說多麼可憐呵！說這一段話兒的人。是一個很

傷心世教的長者。這一日又聽到一件很可怪的新聞。所以又發了牢騷。他的住址。也沒有人知道詳細。只曉得他是朝陽門外一個村民。擁著中人的資產。成日價種花玩魚。閒時無事。便跑到村前村後。找人談天。在滿清末葉也當過一任鄉董事會的議董。却也差強人意。能够替鄉里爭些幸福。尚非那一流土頭土腦的鄉紳可比。畢竟腦筋比人家稍為清晰一點。纔曉得嘆惋世道人心的頹喪。他所聽的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新聞呢。當時就有許多好事

的人。向他細細的盤詰。他可也不怕麻煩。就一五一十的和背五經一般。背了出來。原來離他家約有五里地光景。

有一個村落。村中的人。攏總都

姓童。鄰近各村的人。喜歡順口。

都教這個村做童家村。童家村

聚族而居。就中有一支人口最

繁。幾佔全村八分之一的。這一

支的首領。(俗呼房長)名童萬

唐。有六十多歲的年齒。完全是

一個鹹貨。——村人稱人之優

者曰鹹。——可是他的行輩最

長。這一支的人。就不能不勉強

相尊了。他有一個堂姪。算是這

一支派下的第三小房的子弟。

因為是這一篇的主人翁。所以

單給提出。不然那族間人支派既多。人口又雜。要給一個

一個一派一派的寫出來。至少可以排列一個二十多元的聯立方程式呢。單說童萬唐的這個堂姪。叫做春江。

自少失却父母。親房的人。又都

不大肯收留教養。最終童萬唐

以一支之長的資格。不好意思

不出來承領。從此那春江一生

的幸福。就全付與這個鹹貨之

手了。春江的天資。本來也很可

以。果使打兒童時代。就給好好

的培育。也未必不出人頭地。現

在全憑著那萬唐的老手段。叫

他成天的幹那牧耘的生活。又

時時把他自己所有的智識和

經驗。灌輸到春江的腦中。這時

候春江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

的孩子。那裏有什麼辨別力。久之又久。不僅把他生成的



唐長者閒談新開

聰明掩沒了。倒又和萬唐同化起來。傳了他的衣鉢。成就一個小鹹貨。說來多麼可惜。村老的習慣。喜歡族旺人多。沒有一個不主張早婚的。然而許多沒有力量娶媳婦的人家。又要打算保守那生子傳宗的金科玉律。就想出一個避重就輕的辦法。紛紛提倡那童養媳的制度。大抵係覓尋那無力養活兒女。而兒女偏又繁多的人家。和他商量把女兒寄養過來。準備成人以後。和自己的孩子成婚。年齡是否相若。這可不管。很有指定和長兄作偶的。不幸當事人夭折。又從而實行那兄弟終弟及的制度。或竟任便在家中人擇一作配者。這個辦法委實太滑稽一點。可是竟有一般稍有新智識的人們。贊成這個習慣。說與女子解放說有暗合之處。且在童養之時。與未婚夫朝夕見面。可以發生感情。實爲養成戀愛的不二法門。可免却他日反目的危險。研究男女問題的人們。大可加以充分的鼓吹。這種不經之談。著者實在不敢附和。且非題中之文。姑且置而弗論。童萬唐既然把春江收養在自己家內。自然

要想代他成家傳嗣。博得一個撫孤立國的美名。想來想去。沒有別的法子。只得也走入那個法門。就托人到處尋求。年齡稍大的女子。預備教養數年。就可以和魯江成禮。事不湊巧。尋了好幾年。也沒有一個恰合的。萬唐心中一想。自己已是望七的人。要想趁早了却這宗心願。也就顧不得年齡的大小了。到底抱來一個剛交三歲的女孩子。應一應景兒。抱來那一天。也照著鄉中老例。向鄰居送湯麵。口頭報告這是春江十四年後的未婚妻。跟著就有許多頑童。向春江扮鬼臉。羞得他無地可容。再一細細思量。終覺得有些緩不濟急呢。

童萬唐辦完這宗事件。不到兩年。一病而亡。在彌留最後五分鐘。尙叫人將春江的童養媳抱到牀前。一手拉著春江。以指指一指心。又以指指一指那個童養媳。管他的意旨。似乎是說「我的心已盡了！你好好的看護她罷！」如此的連畫了幾畫。便就長此終古。春江雖是宗姪。然因爲他有鞠養之恩。也十分盡哀盡禮。萬唐自己的幾個兒

子媳婦。忙著清算遺產。恐怕還趕不上春江的悲切。這也不枉那死者愛他一場啊。那董養媳呢。却受了很大的影響。那些兄弟嫂們都說她不利。來家沒有幾年。就尅了老頭兒。藉這題兒。分外凌虐於她。

春江雖然也想擁護。退一步想。自己也是個依人籬下的人兒。那裏有這力量。真是愛莫能助了。那萬唐的兒子。更從根本打算。忽然講起經濟。把春江送在城內一家鐵鋪裏當學徒。回家的日子。一年只有三五次。那董養媳的消息。自然更是不堪探聞。漫說一天沒得三頓的飽吃。就一兩頓的窩窩頭。恐怕還敷衍不來。爲飢所迫。不得不偷偷地竊嘗些冷炙殘羹。偶一發覺。皮肉又受了厄運。因爲這些原因。時常到街前街後。和左鄰右舍的頑童丐子爲伍。久而久之。也跟着



他們在環城鐵路上檢煤渣。窮日所得。把他來換些火燒雞和麵。充一充飢餓。倒也不壞。萬唐的兒子們。只要她常常在家消耗糧食。其他問題。一概不聞不問。以一個未交

煤 拾 伴 同 與 姐 煤

十歲的女子。和一般不長進的孩子们討生活。耳濡目染。安得不叫她深深地種下了墮落的種子呢。那些頑童們。很喜歡她的柔懦可欺。沒有一天不上門來招她同往檢煤渣。還替她起了一個綽號。叫煤姐。她自己還以爲這個名字很清麗。到處要人家叫她這個名字。如此如此的鬼混好些年。大概有十六歲

了。還是這樣的撒野。這話傳到春江的耳朵。心中砰的一跳。趕緊湊銀錢。向萬唐的兒子商議析爨。和煤姐成婚。他們自然十萬分的願意。就此分立起來。仍舊和他們住在

一個院子。這時候春江也已經當夥計。向能够勉強維持生活。煤姐兒也稍稍稱心。在家裏隨著妯娌們操作過日。却也安分溫嫻。春江自然也暗裏歡喜。

春江有一個表姊。姓德的。時常在他家來往。和煤姐兒耳鬢廝磨。是頂相得的。他的丈夫。在什麼地方當警兵。常不在家。也很少給她錢花。她沒法子只得投身在傭業介紹所裏邊。託其介紹在一家王公館裏當老嫗。敷衍度日。仍舊三天兩天的到春江家一趟。煤姐兒問起她的生活。有些羨慕的樣子。就打算叫她引荐。這是女子經濟獨立的動機。恰是很該鼓勵的。不到幾天。就有一個機會。德嫗的公館裏邊。短一個粗造傭婦。由德嫗的引進。也得廁身其間。順便給春江去了一個信兒。春江聽見妻子出外謀食。自然也沒得說的了。約莫有了一個月光景。德嫗又爬上別的高枝兒去。單剩煤姐兒仍在王公館傭作。王公館是一個大規模的人家。用人可不少。女的方面。有五個傭婦。七個丫頭。那四個傭婦資格比較老一點。生了團結的力

量。煤姐兒是新進的人物。和她們不大對勁。起先有德嫗在一塊。人家還不敢十分欺侮她。這時候自然肆無忌憚了。男僕共有十餘人。其中年齡最輕的。叫余英。大夥都叫他小余。和女傭們最爲聯絡。聽說還有些醜聞歷史。煤姐兒在女傭當中。又是個出色當行的分子。和小余更見說得來一點。她們那幾個不免瞧著眼熱。打算想法陷害。煤姐兒尙蒙在鼓裏。一絲兒沒有知道。其實煤姐兒的天真。稍爲爛漫。和小余比較的接近一點。還說不到發生醜聞的關係。然而她們那些舊傭們。却覺得太不堪。力謀計陷。已成矢在弦上。不發不止的形勢了。

這一天德嫗偶爾又到王公館來。童煤姐恰又外出。那幾個舊夥。便藏頭露尾的說些不尷不尬的話兒。弄得德嫗和墮了迷魂陣一般。簡直莫名其妙。便進一步窮詰個水落石出。她們更樂得順水行舟。便說上一大堆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骯髒話。德嫗心下一想。解鈴原要繫鈴人。要長此的幹下去。一旦有了什麼差錯。可擔不了這個干係。



拿定主意。待煤姐兒回來。便哄她說。是春江叫來接回的。煤姐兒信以為真。就跟著她離了王公館。出城邊家。那裏知道這就是她一生墮落的第一關呢。

德嬖領了煤姐兒回到她家。便找到春江。不明不白的說了幾句話兒。又是什麼帶去帶回。責任已卸呢。又是什麼以後的是非。一概不管呢。等等風涼話。春江和一家人全都不知到底是什麼意思。以後由春江的一個嫂嫂。偷偷的向德嬖盤問。德嬖便把王公館家傭婦告訴她的話。一字不漏。和盤托出。一傳十。十傳百。傳得全。家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鬧哄哄的議論起來。其中有幾個與煤姐兒最不相能的。就從中興波作浪。向春江挑撥是非。家中年齒大輩數大的人。又皆視為莫大之辱。要想澈底根究。春江



童家逼煤姐屈招

自然是極端贊成的了。可是這件事兒。大家都是聞其所聞而來。無賊無證。談何容易解決。不過證以從前和一般狂童在一塊檢煤渣。加以不道德的推測。很有九分相信。

起先還不過熱嘲笑。叫人難堪。過了幾天。越鬧越兇。索性糾合族衆。迫著春江出妻。春江初猶以為無根之謠。不敢據以為實。以後禁不住他們的慫恿。和威脅。只得勉從其議。強迫煤姐兒承認有不淑行為。煤姐兒知道兇多吉少。况且實無其事。那裏肯承認這不名譽的謠言呢。怎耐家中人並丈夫夥在一起。辱罵毒打。委實熬不住。只得屈招個大概。他們一千人得到這個口供。如獲至寶。便有了十分可靠的證據。便就再進一步。說他已犯七出。斬釘截鐵的將她驅逐了。可憐她自己。幼童養童家。無依無靠。天然無處安身。她不過是一個無

知無識的下流社會的女子。沒有受過舊教育。自然不配說那盡烈盡節舍生明志的方法。又不知道新法律。更說不到什麼正當防衛。訴諸法律。以求人權保障等等。舍此兩途。再找不出一個路兒。只好任他們盡量的排布。途窮日暮。這是何等可慘呀。

朝陽門外有一條小街。最近兩年來。新開得數十家很華美的房屋。陸陸續續的就有許多沒心肝的人們。招了幾個蕩婦。納了警捐。在那裏張起艷幟。不過都是些別莊貨色。在北京叫做三四等下處。裏邊的消息。更又不問可知了。煤姐兒正在無家可歸。徬徨道左的時候。恰於街頭碰見一個兒時相識叫李六的。正是當年檢煤的老伴。現在有了幾個錢兒。便也開了一月四等下處。就在那個小街的東頭。問起煤姐兒的近狀。纔曉得她是新近被逐。便就



在她身上轉念頭。不揣冒昧。痛痛快快的。約她前往常夥計。煤姐兒本來沒有什麼高尚的知識和思想。在這窮困的當兒。尤其沒有辦法。聽他願邀以營業。反感激起來。也顧不到什麼羞惡和淫賤了。從此李六開的那一家下處。平添上一個新墮落的人兒。

春江和他的家中人。聽見這個消息。越發振振有辭。大家都說她本來性質下賤。這一番處置得一點不差。

煤姐兒一念之差。可坐實了自己的罪名。

王公館的傭婦們。和德嫵。還不知道造了莫大的罪孽。

惡社會啊！

惡環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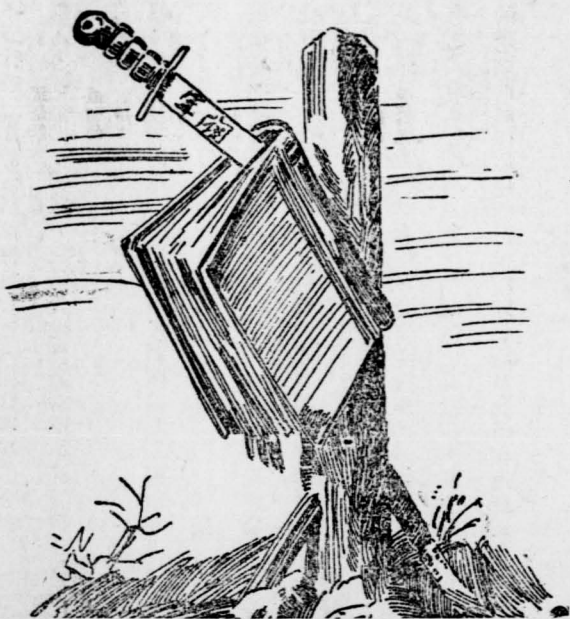
這都是養成墮落的先鋒啊！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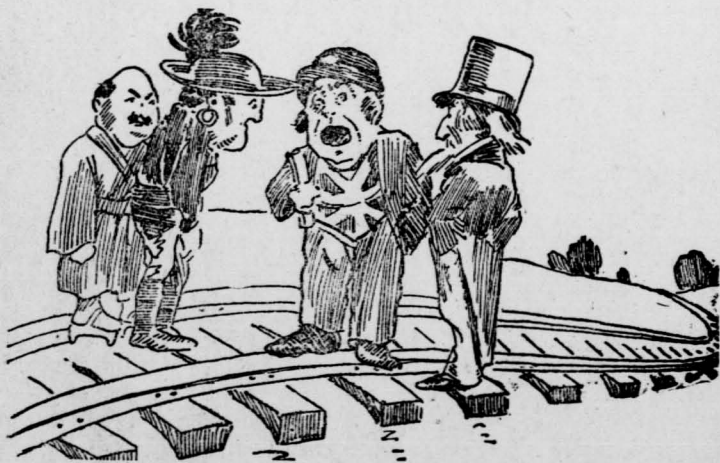


時事諷刺畫

摧殘教育



共管第一步



# 共學社叢書

這是新文  
化潮流中  
最初的出  
版物，主幹  
者為梁任  
公、張東蓀、  
張君勱、蔣  
百里諸君。  
出版各書  
關於各國  
文學的介  
紹及社會  
問題的研  
究尤為多。  
已出者現  
有五十餘  
種，書名列  
下：

## 關於文學的：

- |           |         |
|-----------|---------|
| 歐洲文藝復興史   | 五角半     |
| 藝術論       | 七角      |
| 清代學術概論    | 六角半     |
| 墨子學案      | 七角半     |
| 小說        |         |
| 復活        | 三冊 二元半  |
| 父與子       | 一元      |
| 甲必丹之女     | 六角半     |
|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 六角半     |
| 前夜        | 八角      |
|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 九角      |
| 渦堤孩       | 三角半     |
| 活冤孽       | 三冊 一元六  |
| 戲劇        |         |
| 俄國戲曲集     | 共十冊合購四元 |
| 黑暗之光      | 三角半     |
| 活屍        | 三角      |
| 海上夫人      | 五角      |
| 貧非罪       | 三角半     |
| 罪與愁       | 三角半     |
| 譚格瑞的續弦夫人  | 五角半     |

## 關於社會的：

- |           |        |
|-----------|--------|
| 社會論       | 五角     |
| 社會問題詳解    | 三冊 一元半 |
| 社會學史要     | 四角     |
| 社會心理學     | 九角     |
| 德國社會民主黨   | 七角     |
| 布爾什維主義底心理 | 四角半    |
| 馬克斯派社會主義  | 四角     |
| 英國勞働組合論   | 七角     |
| 馬克思經濟學說   | 九角     |
| 家庭問題      | 四角半    |
|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 七角     |
| 西洋氏族制度研究  | 四角半    |
| 進化與人生     | 七角     |
| 分配論       | 六角     |
| 互助論       | 一元     |
| 政治心理      | 九角     |
| 政治理想      | 三角     |
| 基爾特的國家    | 五角     |
| 費邊社史      | 七角     |
| 社會主義之意義   | 五角半    |
| 政黨政治論     | 二角半    |
| 社會主義與近世科學 | 三角半    |

## 關於科學的：

- |           |        |
|-----------|--------|
| 相對論淺釋     | 三角半    |
| 哲學中之科學方法  | 九角     |
| 辯論術之實習與學理 | 一元     |
| 兒童心智發達測量法 | 四角     |
| 塔果爾及其森林哲學 | 六角     |
| 平民主義與教育   | 一元二    |
| 生命之不可思議   | 一元半    |
| 統計學原理     | 二角     |
| 人生哲學與唯物史觀 | 五角     |
| 關於時事的：    |        |
|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 三冊 二元六 |
| 凡爾登戰記     | 五角     |
| 戰時之正義     | 四角     |
| 現代思潮      | 五角     |

商務印書館發行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學術發明 政治趨向  
教育設施 實業發展 社會進步

請讀 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爲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國各界訂購英  
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便利倘承 惠顧請就近與各  
埠分館及上海發行所接洽爲幸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 浙江興業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儲蓄存款廣告

本銀行儲蓄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爲優設有需用隨時  
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並  
辦理囑託存款專供修學婚嫁養老恤孤等用分整存零  
付零存整付兩種期限自三年起至二十年止支款及存  
款次數分每月或每三個月或每六個月或每一年  
四種期限愈長利息愈厚化整爲零利在按期支配用途  
聚零爲整利在隨時積貯或數選存之法各從其便計有  
詳章請向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本銀行取閱可也

小又(10)

號(295)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 上海四明銀行

本行開設以來歷有年所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  
務手續簡捷利率優厚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茲  
將營業種類分列於下並裝有 英國最新式  
避火之保管箱專候顧客租藏貴重物品保  
管完密租費極廉欲知詳章函索即寄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信託存款  
定期放款 活期放款 信用放款  
貼現放款 押匯匯兌 代理證券  
兌換貨幣 定期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存款  
抵押放款  
代理收解

其他各通商大埠均有委託代理機關

總行上海北京路中國電報局對面  
路六十六號電報掛號爲09掛號碼爲3334  
分行漢口歙生路八號 甯波江北岸 溫州城中  
電話 3334 中央 6398 6399 6400



## 一個被開除的小學生

L. C.

四點鐘散課後，我便同五六個同學到操場上頑去了。我們有的打鞦韆，有的打球，有的坐在 *grass* 上說笑話，正在頑得起勁的時候，呀的一聲，課堂的門開了，裏面走出一個穿淺灰愛國布衣，藍竹布褲，十二三歲的女孩來。伊看見我們，登時顯出一種羞怯的神情，低着頭，忙忙的向寄宿舍走去了。我們看見伊出來後，都不約而同的住了頑，大家聚在 *grass* 邊，開起談話會來了。這時我看見那個女孩更走得急了，想必伊知道我們是在議論伊。

上面所述的小孩，便是我那時的新同學。因為伊是

鄉下來的，衣服不入時，又非常的懼怯；所以在我們幼稚的心理上，也起了一種蔑視伊的心。我因為不和伊同班，伊的歷史，我還不知道，所以我只靜靜的聽我同伴們的議論。當時韻蓮道：『你看這個鄉下人，眼珠像賊一樣，偷偷的望我們』家駿道：『到底伊是那裏來的；今早我進課堂的時候，看見這樣一個「蹩腳像」的人，害我嚇一跳』這時我也忙問道：『伊是那裏來的，寶珠姐，你一定知道，告訴我們罷』寶珠比我們都大，伊已十三歲了。伊果然知道，當時伊便告訴我們，這個新同學的歷史。伊道：『這人姓黃，名叫繡珠，是桂芬姐的一個親戚。桂芬姐

看伊可憐，所以同趙先生說要讓伊進來。伊在這裏，除了寄宿費是桂芬姐的父親幫助外，其餘的都是免費。本來趙先生也不願意收這個窮小孩，只是因為明年要留着桂芬姐在這裏教書，況且桂芬姐的父親又是個有錢的人。這都是上禮拜六桂芬姐到我家去告訴我母親的。伊的話完了，我們又紛紛的批評伊，大家鬧烘烘的正說着，忽聽得叮噹叮噹的聲音，寶珠道：「你看，吃夜飯了，我們還沒回去，今晚我的姑母還請我去吃晚飯，坐汽車兜圈子呢。」小毛——渾名——也道：「我也要快去了，我要收拾了去看戲呢。」於是伊們都忽忽的收拾着書包走了。我們幾個寄宿的小學生，也牽着手走進寄宿宿舍的食堂去了。

我起初的時候，對於繡珠當然也是同別的同学一樣，恥笑伊，蔑視伊。不過我每附和着戲笑伊的時候，伊那種窘急的樣子，使我那沒有受過鍛煉，細嫩的腦筋上，感一種非常的激刺，覺得伊非常的可憐。我並且以為伊是

一個可愛的人。伊紅潤的雙頰，和長黑的睫毛，都是我愛看的。因此一禮拜後，我對於繡珠的態度便完全改了。我不但不欺侮伊，還想和伊在一塊頑，可是繡珠仍是很懷疑的樣子，不敢親近我。有的時候，別的同学也和伊說話，只是伊們時時要炫耀伊們家裏的豪富，又返問繡珠家裏有這樣有那樣沒有，繡珠被問急了，眼淚簌簌的掉下來。

三四個禮拜後，繡珠的態度大大的變了。一切的懼怯，不開口的脾氣，都丟開了。伊極力的逢迎先生和同學們，見了無論甚麼人，總是笑吟吟的，對我是更加好，伊常告訴我伊少時的事情。我們的同學，對伊也好些了，不過有時還是不免呼來喝去的使喚伊。繡珠總是忍受，伊總是笑。我和繡珠是同一個寢室，有一天早上起來，我看見伊眼腫得紅紅的，我知道伊哭了，然而我不敢問伊，我還怕伊覺察我知道伊哭了。

有一天，繡珠笑嘻嘻的跑到我面前來，拿一個新式

小銀別針給我，說是伊父親給伊的錢，伊請桂芬姐家裏的女僕代買的。過了一個禮拜，繡珠又得了一套水紅條子布的衣服，一雙絲襪。現在繡珠和來的時候的繡珠，竟判若兩人了！

又過了兩個禮拜，我們同寢室的一個中學生——

陳家裕——忽然失了一根金鍊子。繡珠是同一個寢室的，伊又是一個苦學生，自然伊是第一名嫌疑犯了。這失竊的新聞傳開去，全校的人都紛紛揚揚論着繡珠，說一定是伊偷了。我心裏也疑惑，不過我聽了旁人說的話，又不禁替繡珠生氣，想必伊自己更要難受呢。

陳家裕去告訴了校長伊遺失鍊子的事。校長說：

「章程上載了不許學生帶貴重飾物的一條，你既然失了，咎由自取，學校不能替你抄查。」家裕沒有法子，只好自己暗裏留心，伊越看越覺得是繡珠偷的了。旁的同學們也和伊這樣的說。從此以後，家裕竟待繡珠非常的好。大學生同小學生做朋友，本是小學生最歡迎的事情，可

是這一次絕對的不同。繡珠見了家裕，像見了鬼似的，縮瑟瑟，一句話也沒得說，只想逃開，樣子實在可憐。我也希奇，爲什麼家裕不恨繡珠，反和伊好，後來我想一定是伊是騙繡珠說真話，寶珠姐也對我這樣的說，伊還勸我以後莫同繡珠在一塊頑。我因爲環境的壓迫；自己的疑惑；也和繡珠疎遠了。不過我暗暗地替繡珠恨着家裕。繡珠現在又陷入孤獨的境了，伊的眼睛裏，現出一種傷心，冷淡的神氣。除了家裕以外，差不多沒有第二個人和伊講話。晚上我們頑的時候，伊也不來，一個人很早就去睡了。早上也起得很晏。我以爲伊是不快活，現在想想，也許是爲躲避家裕。

禮拜六晚上，凡是家在上海的人都回去了。我們寢室裏，除家裕，繡珠和我之外，只有兩個廣東同學。那夜房裏的人都睡着了，我也朦朧的還沒睡得很濃，忽然覺得有個白影子，在我床前一晃過去了。我嚇得睜眼一看，只見這人走向繡珠的床前去了。我心裏登時明白，這人一



定是家裕。然而伊去做甚麼呢？莫非是要殺繡珠麼？我心怦怦的跳着，屏着氣息，側着耳朵聽。

那夜雖然沒有月亮，但是房裏還亮，我可以看見家裕伏在繡珠床上，兩手好像是放在伊的肩上。我嚇死了，以為家裕真是要謀殺繡珠了，幸而還好，我聽見家裕柔聲說話的聲音。繡珠的床，和我的當中，還夾着三個牀，所以家裕說的話，聽不清楚。不過不問可知是家裕逼伊說出鍊子的地方來罷了。我只聽見家裕的聲音，繡珠的沒有聽得，良久，忽聽得嚶嚶的哭聲。我知道一定是繡珠哭了。我心裏非常難受。我恨不得起來打家裕，我想家裕一定是個惡魔。正在胡想的時候，又聽得繡珠停了哭，輕輕的說了兩句，說後家裕就回自己的牀裏睡去了。

禮拜一吃中飯的時候，只見我們小學生主任王先生叫繡珠快去收拾東西回去。我心知是那件事發了。我那時雖然不很明白伊為什麼要偷東西，但是聽見伊要走了，我覺得很傷心，然而我不敢和伊說話，因為大家都知

道伊是因為偷東西開除的學生。

一會兒，鈴聲響了，我們都是進課堂，可是那一下午，先生所說的，一點也沒進我的腦子。我只雜七雜八的想着繡珠，家裕和失去的鍊子。好容易盼到四點鐘下課，我趕忙跑到寢室，只見繡珠的被舖已摺好放在牀上。我知道伊還沒有走，所以偷偷的跑到箱匣室一看，繡珠果然一個人眼淚汪汪的坐在一隻箱子上理東西。伊看見我來了，好像沒看見似的，仍舊理東西。我覺得沒意思，呆呆的向伊身旁一隻箱子上坐了，半晌，伊還不作聲，我只得說道：「你為什麼要去了？」伊道：「先生叫我去的。」我說：「昨夜陳家裕和你說甚麼？」伊聽了這話，竟嗚嗚伏在膝上哭了。我也心裏一酸，便道：「不要哭，告訴我伊說甚麼，好嗎？我一定不告訴人的。」伊哽咽着說道：「這幾天伊常和我頑，我就知道是為我拿了伊的鍊子，所以總躲開伊，昨夜伊和我說『我知道你拿了我的鍊子，你還我罷。你一定是拿着頑頑的』」我不肯承認，伊又甜言蜜

語的和我說伊是一個最好的人，只要我還伊鍊子，伊決定不告訴一個人的。伊又恐嚇我，伊說若我不還伊，伊有很多的法子害我。我心慌極了，我想我若是認了，伊決不會告人的，所以我還了伊的鍊子，誰知今早伊就去告訴



趙先生了。說着，悲憤的眼淚，如泉一般的湧出來，我也沒有法子勸慰伊。

過了一個鐘點，我站在我房裏窗前，看見大門外停了兩乘黃包車，一會兒看見桂芬姐領着繡珠走了！

(完)

## 那更不要

呆

著者道：……此書只要是現代的人，實在誰也不能不讀的。請你買了這稿子罷：……書店主道：那更不要……近來非誰也不許讀的東西。決計銷不掉的。

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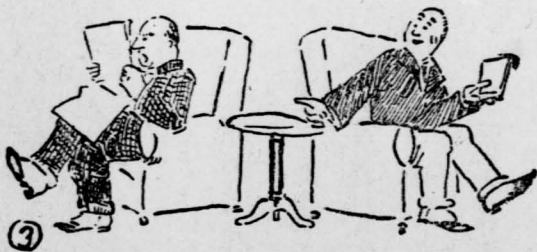
什麼?

這一期的小說  
世界讀過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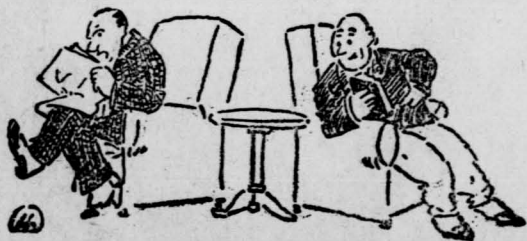
讀過了。

喂，這理面有  
一篇好的。



曉得。

實在好。



不要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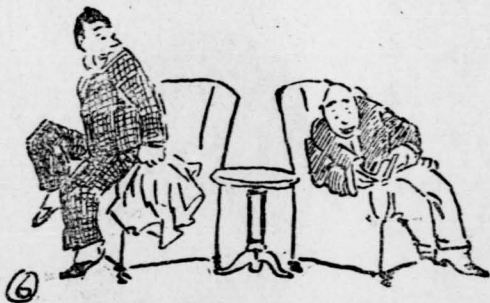
我已經看過了。



(5)

你不信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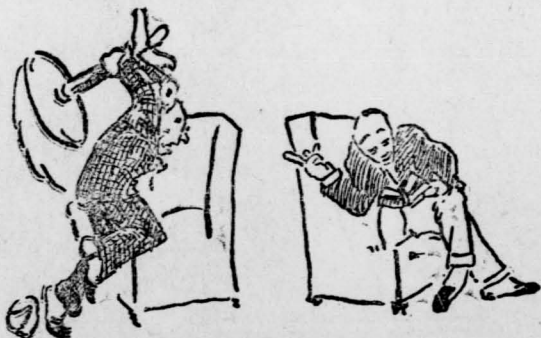
真是討厭。



(6)

我再讀給你聽。

嘿!



一次有一個人……

哈哈!



滾喇!

# COLGATE'S

絲帶牌牙膏

質優氣香護牙妙品常用  
 可使永無牙患潔白健全  
 愛護齒牙者請即購用

上海漢口路十三號  
 天 津 信 中 公 司 分 經 理  
 噠 厘 洋 行 總 經 理



美 國 珂 路 科 公 司 製 造

請 聲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舊洋傘

卓 呆

這是懷秋女士自述的話。

我爲着那五歲的小孩子很愛洋傘。便把我的一把舊洋傘給伊。小孩子大喜。張着那退色的洋傘。出門去了。我對那小孩子的後影。洋傘的彩色呆看着。便想起這洋傘把那彩色退到這麼淡的長期間種種事情來了。於是覺得我年輕時印象最深的時代。都在這洋傘下面過的。洋傘是淺的妃色。恰巧在我們將要卒業之前。校中來一個向來售賣洋貨的人。這一天。擎了許多洋傘來了。他說。價值可以特別便宜。我們六十餘人的師範班。四年間修業完畢。一回兒就要散往全國各處去執教鞭了。不過在平日。我們一班真很淡泊。僅僅是個人主義者的暫時集合罷了。所以到校長把各人擔任校科的地方一派定。也不像

別班那麼有人會哭泣會愁悶的。各人只是做着各人自己的事。正在購辦這樣那樣。這賣洋傘的人正來了。其時身體雖很忙。心裏倒比較的極鎮靜。所以大家便聚到賣洋傘人的周圍去了。價錢却是不貴。大家想買了一柄。去做教師時。總要用的。於是一柄一柄的張開來。互相挑選了。有一個派定赴奉天某女校去的。伊張開一柄繡花的繭綢洋傘出來。對旁邊的人道。這很好。又是堅固。又不很華麗。你看如何。那旁邊的B答道。不錯。這實用上很好。內地用。只要這種好了。我也買這種罷。A夫人。你到那種寒冷地方。也用得着洋傘麼。B又對一個身材瘦小的C道。你也買這一種好啊。C被伊一勸。也決定買這種了。因此繭綢的洋傘。賣掉得很多。A對我臉上看着道。W夫人。

你不買麼。其時我不過在旁邊看看，並非一定要買。這一來，被A一勸，倒也想買一柄咧。但是許多人買了繭綢的。我有些愛這種了。因此把角上一柄妃色的擎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魅力。所以就他買定了。B在左面斜着眼睛說道。W婦。從此我張到洋傘，就要怨了。以後只有你一個人，可以張着洋傘仍在上海行走啊。B說這句話，雖是戲言，却是實話。此次各人派定的位置，我的最被衆人羨慕着。因爲我的位置，恰在大家所希望着的上海啊。發表的一天，D從洗面所出來，就對我說。大家正在議論，說是你中選了。

卒業式一完，到了要分別的日子了。四年間天天看見的面孔，恐怕有幾個是竟一世不會再瞧見了麼。我們的一班真冷淡極咧。在別班是這一天正是眼淚最多之日。我們一輛一輛車子，載着行李出校時，不過向門內人說一聲再會。竟和年假暑假回去時一般。那些繭綢洋傘，也東南西北的四散了。當時的情形，看了這退色的舊洋傘，還

清清楚楚。如昨日的事那麼記憶起來了。於是更從洋傘上只是想起別的念頭來咧。我雖在留在上海，擔任某女校教科。趁這幾天工夫有暇，且回到父母旁邊去一輪。這在父母旁邊的幾天內，看見了應當做我丈夫的人了。於是情愛與理解，發生在我二人之間。我欣欣然回到上海時，已是春風送暖的天氣了。從此我的教員生活開始咧。每天張着那妃色洋傘，從寓所到校中去的我，實在是幸福。天晴日暖的日子，我在自由的空氣中走着。一雙高根皮鞋，在水門汀上開闔闔的發聲。何等活潑啊。提起皮鞋。這皮鞋後來怎麼樣了。也沒有穿過啊。其時我覺得再也沒有我那麼幸福了。在那校中，年紀也是我最輕。責任又不重。并且校中還有幾位上級的同窗，都很照應我。我也不必向生人面前去低頭服小了。回到寓中，等候未婚夫的書信到來。或是把愛讀的書讀讀，厭倦之時，到朋友那邊去走走。那時節，這洋傘一定陪伴着。這麼望眼欲穿的暑假一到，我爲着那預先約定暫時不回家去的他，便

做了上海車站開發的二等車中之客了。第二天早晨六點多鐘。已到南京。我想像着他到車站上來迎接我。不免歡喜與躊躇交集。胸口亂跳的走下車來。暗想。第一句說些什麼話呢。非常擔心。我從月台上望到外面去。倘使瞧見了他。叫我走近他的幾十步路。怎麼走法呢。心裏小兒似的很爲不安。我一直線望到門口時。不見有像他那麼樣的人。到了收票的門口。果然他不在。我很失望。且在那邊立着等候一回。也找不到他。我們那麼樣的約定了。那麼樣的幾個月很樂的盼望着。我特地趕來。無非想在結婚之前。二人很自由的樂這麼一日。所以此刻怨恨與悲痛。湧上心來。頓時化成淚珠了。難道他天天起身很遲的。今天也睡過了時刻了麼。未免太過分啊。真如被他叛離似的。又是悲傷。又是憤怒。又是寂寞。已經這麼過了二十分鐘了。還不見他的影蹤。不要萬一有什麼病痛麼。或是半路上車子出了什麼事故麼。雜亂的感情中。不安之部分漸大。這麼一想。到底坐立不定咧。暗道。沒有法子了。還

是獨是尋到他寓所中去罷。他寓所在城內大石橋附近。離此甚遠。不曉得應當怎麼去法。於是從車站中走出來。只見恰巧有一個巡警立着。我就去問那巡警。到底要怎麼前去。巡警說。乘了小火車進城。在無量庵車站下來。再叫人力車過去好了。我想那麼就去乘小火車罷。好得我行李還沒擊。輕便得很。正要走到小火車站去時。瞥見對面有人急急走來。我腦中一閃過。是他啊。此人也就瞧見我。向我一直線走來。果然是他。穿一件紗長衫。戴一頂派那麥草帽。帶着眼鏡。是他。是他。他也走過來道。居然很好。遇到了。實因他今天早晨。起來得很早。急忙趕出來。到無量庵車站買票時。一摸身邊。竟把錢袋沒有帶出來。於是再回去取了錢。那小火車已開去。想雇一輛馬車。一時也雇不到。只得乘人力車出城。正擔心着萬一人不在車站上怎麼辦呢。我一聽他的話。頓時安心與歡喜。幾乎又要把我的眼淚送出來了。於是我跟在他背後。到小火車站去。天空晴朗。雲也沒有一片。夏天朝晨一般爽氣。還留着



咧。他後來在結婚後對我說。其時領我到小火車站上車。非常的費心力。車中位置很空。我坐在他的旁邊。總覺得很舒服。因此故意坐到他對面去了。他的面孔。我很正的相對着。視線互相對射。便臉上發紅。慌慌張張的一時眼睛沒有地方可以擺了。在未過之牌樓車站之前。倒還忍耐着。到了此站。忍耐不住了。趁着乘客上下的時候。便換坐到他旁邊來咧。與他湊近。却有些難為情。過分離開。又不願。於是在中間坐不下一個人的程度上距離着。到無量庵車站。我們就下車。出了車站。二人也離開着。宛如陌路人那麼行走。因為他還是學生。萬一遇到了什麼熟人。是不方便的。路上我也糊糊塗塗。不知怎樣纔走到他寓所。其時太陽已經很高。我進了樓上他租借的一間房屋。時。方始揩揩額上之汗。把身體坐定。這一家人家。房屋寬大人倒很少。只聽得蟬聲在庭中樹上高唱。我便洗了臉。在他房內梳梳頭髮。薄薄的化粧一下。他到樓下去了。他床前一只書桌。旁邊有一口小書櫥。窗外樹上反射進

來的日光。覺得天氣很熱。遠遠有一陣鴨聲。人的聲音很少。他上樓來了。下面房主的一個女孩子。搬上粥菜來咧。我見了兩只巨大的粥碗。暗想他天天用這種大碗吃粥。豈不可笑。那女孩子大約是房主的女兒。年纔十三四歲。對他臉上看看。笑着下樓去了。他對我說。我只對房主說。今天有親戚要來的。二人吃粥時。因着火車中的經驗。又不相對。也是並坐而食。我要替他盛粥。他說不要。他自己盛了兩碗。一碗授給我。我們二人還不是夫婦咧。況且今天我又是客人的地位。只得默默聽憑他盛了。我到底不便放出主婦態度來。二人太過分明瞭的意識着對手的存在。因此無論如何。總不很自由。從前預想着與他一同飲食時一定非常美味的我。仍舊不比我一入時多吃少許。他也是這種樣子。一吃完。便從這二人苦苦坐着的壓迫中逃出來似的。往書桌方面去了。坐在椅上。裝做若無其事的閑話。已往的通信。却很自由。什麼都說的。況且此刻心裏要說的話很多啊。不料竟一時說不出來。但是

事實上確是很興奮着。我二人已預定在這暑假中結婚了。結婚之前。未婚夫婦打算樂這麼一天。這真是一生中只有這一天。自然樂得不可以言語形容了。二人暢談是不必說。書信中本來約定打算去遊莫愁湖的。無奈天氣太熱。路上日光照得很厲害。看看也不願意出門了。一回兒便與朝晨一般。又搬上午飯來咧。飯後二人到底打定了主意出門去了。且往明故宮一帶走走。我就張着那妃色的洋傘。跟在他背後。路上怎麼走法。我一點也不記得了。不過在皇陵的事。記憶還很清楚。我們被烈日照着走進去時。只見草木都失去生氣似的低着頭。那邊一個人影也沒有。山上高雖不高。倒希望可以望遠。他就指點着說。這是何處那是何處。狠熱心的講給我聽。二人有些疲倦。打算尋個坐着休息的地方。但是恰巧找不到適當的場所。於是便在一棵樹下。用手巾鋪着。二人坐在上面。太陽的熱照在地上。又從地面傳到我們身上。我二人坐着下去。竟說不出什麼話。我依然張着那洋傘。他也用一手來

支持着柄的下方。蟬聲在很遠處鳴着。除了時時有風來吹得草上變出種種形狀來之外。真岑寂如太古。沈默仍舊繼續着。互相可以聽得苦苦的呼吸。我目視地上。他的手。很遲的移到傘柄的上方來。與我的手顫動的停止在同一所在。手與手一回兒接觸了。感電似的他的手已經緊握着我的手了。二人一語不發。但是胸間閉塞着的沈默中。手與手很快的在那裏暢談。立起來的時候。一陣目眩。幾乎互相看不出面孔。他還是默默的開步。我頓時覺得感受一種無依無靠似的寂寞。我與他手的接觸。這實在是第一次。從此以至結婚。我們就一只指頭也沒接觸過。一向很胆怯的我。連此時手的接觸。也很恐怖着。但是一面又覺得因此便更難與他離開了。晚上他又送了我到下關車站。乘夜車回家鄉無錫去。星月交輝的夜裏。我被速力遲鈍的火車搖動着回去。好不難過啊。後來不久我二人就結婚。當時看得很重的洋傘。已經變成這種樣子了。去而不返的青春。夢、戀、上海、南京、無錫。——單單

留着我們二人與這柄洋傘一起去了。我想到了現在把這洋傘來做小兒的玩具。心裏又不禁岑寂萬分咧。

小孩子不曉得什麼洋傘的歷史與母親的心地。只是很

滿意的張着出去。目送伊出門去的母親。手裏正抱着第二個小孩子。在那裏出神。

# 春閨花月詞

回文詩

圖畫展愁閒倚榻

曹蘊璽

紋綾若水接烟蒲。片片寒花到月孤。裙壁效歌酣擊着。瓊留欣色媚懷珠。雲  
飛白練秋書穎。葉落黃山晚繪圖。薰袖綰香餘半榻。紛紛惜翠映流蘇。

斜月當窗夜煮茶

前人

予愁獨夜擁羅襦。枕漱餘香味覺殊。徐疾辨聲泉沸鼎。煖寒知候火炊爐。爐  
邊竹壓烟籠玉。月底花翻雪湧珠。書架半窗閒對坐。疎清孰念舊眉圖。

# 父親的眞愛

By Emily Calvin Blake

張碧梧譯

弗勞蘭司會一再寫道：「誠實是人生最高的美德。」因

爲寫的時候太久，伊的手指很覺酸痛。有時伊的父親走過來，望着伊這不很優美的書法，臉上露出不滿意的神氣。伊見了，立刻臉色發紅，手指更是牽強不靈了。

伊聽見母親的聲音，忙抬頭瞧看。伊母親用和緩的聲音說道：「我愛，我想你已寫了好多一會，此刻可推開你的

字本了。」伊答道：「我若這樣，父親見了，定不快活。」伊

說這話的聲音，含着稍爲愁悶的聲調。母女倆靜默了一會，母親又道：「十四歲的小姑娘，竟能這樣勤懇習字，似是一樁奇事。」又向伊道：「你再要溫習別種功課，此刻儘可推開字本，到外面空地上舒散一會。」伊連聲應是。

伊因受快樂的衝動，便忘却誠實是件美德；連蹤帶跳，一

心去尋伊的游侶頑耍了。

後來伊聽見火車的汽笛聲；又頑耍了一刻，便離開許多兒童笑舞的圓圈，跑回屋中，氣喘吁吁的道：「母親，我的髮辮未散開罷？我換上我的藍色衣服罷？」伊母親司塔森夫人祇道：「你走過來。」伊一壁向前走，一壁很驚奇的望着母親的臉，問道：「母親，甚麼事呢？你頭痛麼？」司塔森夫人安然道：「不是的。」親親女兒的嫩頰，又道：「弗勞蘭司，你去換上白色衣服，儘快的去換。」弗勞蘭司道：「我曉得的，我打扮齊整，要去迎接我的父親。」說着，急忙上樓去了。

伊從樓上回下來，站着和母親祇說了幾句話，便順着一條甬道，飛跑出門去。伊跑得真快，在伊家和車站的半路

上，遇見伊的父親。當伊  
瞧見他的高大身材正  
從路的轉灣處走過來  
時，伊立刻停止跑步，很  
莊重的迎上前去，一直  
走到他身旁；他臉上雖  
露着慈愛的神情，但伊  
的眼中仍含有熱望的  
神色。他用沈着的聲音，  
說道：「弗勞蘭司，今天  
你做了些甚麼事情？」  
伊答道：「父親，我溫習  
我的功課，並幫助母親  
照料小妹妹。」他不再  
說甚麼，用手握住伊的  
一手，比肩向回家的路



弗勞蘭司往車站歡迎伊的父親

二  
走。伊一再抬頭望他，不  
提防脚下撞着一個小  
土墩，幾乎跌倒，幸虧緊  
緊握着父親的手，纔能  
站穩。伊父親司塔森先  
生立刻說道：「你太不  
留心了。走路時，須望着  
路呀。」伊道：「父親：這  
話不錯。」伊的眼眶中  
忽淌出淚來，再解釋伊  
的疏忽道：「因為我正  
望着你。」他又道：「你  
走路時，須望住前面的  
路。」  
父女倆默着回到家門，  
司塔森夫人正站在廊

中，笑着歡迎伊的丈夫。他已走攏來，伊並仰起秀美的臉，接受他的親吻。他微笑着道：『我想我們這種親愛的流露，鄰居們定樂於瞧見的。』伊道：『有葡萄籐遮住我們，他們不能瞧見。』伊的嘴唇略有些顫動，但他並未留意。弗勞蘭司仍握着他的手，等走到了起居室門口，方纔鬆開，立刻跑到伊的寫字台前。伊父親望着伊，喊道：『弗勞蘭司，你做甚麼？』伊安閒答道：『父親，我要把我的校課取給你瞧。』他默着望了伊一眼，放出稍爲堅決的聲音說道：『弗勞蘭司，我在進正餐之前，向不考問你的功課，你本曉得的。呀！我今有一事須教訓你，你向我講話，聲音須放高些纔是。』司塔森夫人本站在旁邊。伊的明銳眼光，瞧見女兒的臉色已變，嘴唇微抖，眼珠中射出奇異的光彩，並向後退去，倚身在牆上，高聲喊道：『父親，先前我向你說話的聲音太低，——不錯，果然很低，因爲我害怕你，——害怕我的生父！』伊說完這話，鼓起了勇氣，跑過父親身旁，到了母親的旁邊；再走到一道小廊中，默默的站

着，聽見父親對母親說道：『亞麗士，是你把伊釀成這樣麼？』他忽覺一陣心酸，把話咽住，一會纔再道：『伊因何這樣怕我呢？』司塔森夫人尙未回答，弗勞蘭司已復回到室中，說道：『父親，你的話我已聽見，請你寬恕我；以前我語聲低微，我很抱恨，我想是因爲疲倦的原故。』他臉色稍霽，說道：『或者是這樣，真是這樣麼？』又揮了揮手，表示不再講這一回事，祇道：『我們去正餐罷。』自從這時候以後，弗勞蘭司似乎被一種新的精神所包圍；先前伊本是溫和伏貼，現在却時露出憤怒的神氣。但仍真心愛伊的父親，伊想也許有一件事足能使他快樂，但就記憶所及，他對於伊所做的事，從未快樂過一回，這不能不令伊心中懷恨。

伊和母親講話時，也往往粗暴無禮；事後伊雖覺懊悔，但不消幾天，故態又復萌了。司塔森夫人見伊這樣，心中很是憂愁，怎奈無法處治伊，急悶得頭裏作痛。

在這個時期，弗勞蘭司開始學習繁華鈴。伊生性嗜好音

樂進步很迅速。伊抱着一種意念，以為這迅速的進步，定能使父親快樂了。但他自信力很強固，說是小孩子應該受嚴厲的管教；所以他決不誇獎伊一句，並指示伊務必潛心練習，纔能有真實的進步，迅速是不足貴的。

後來伊一心一意，時時練習繁華鈴。過了許久，伊以為已靠近成功的地位，便問母親道：「我的藝術能使父親滿意麼？」司塔森夫人答道：「親愛的孩子，能夠的，我決定他能夠滿意。」弗勞蘭司跑到母親身旁，吻了一下，情感很熱烈的說道：「母親，我愛你，我心中念着你，手法必能分外純熟。」司塔森夫人懇切說道：「因為你父親愛你，並樂於見你的優良成績，今晚你可在他面前奏一曲。」弗勞蘭司望着母親，手裏仍提着繁華鈴，說道：「我原曉得他愛我，但他從無愛我的神情表現，並從未說過愛我的話頭，這是何等奇怪啊！是了，今晚我定當着父親奏一曲。」伊說這話的聲音，有些斷續不連貫。

這天晚間，弗勞蘭司見父親已料理清他的文書，不禁臉

色發紅，忙忙的道：「父親，我可以——你願意聽我奏一曲繁華鈴麼？」他很快的望了伊一眼，答道：「好的，但是——」弗勞蘭司，說話須清晰，不能吞吞吐吐。伊的答語，已到了嘴唇邊；祇因瞧見母親有止住伊的暗示，便頓住不說出。伊走到庇霞娜旁，拿起伊的心愛的繁華鈴，慢慢舉起，直等繁華鈴已到了伊的圓潤的下巴之下，方纔住手；接着拉動弦弓，先發出低而動聽的聲音，隨即漸趨高亢。司塔森把一手按在眼睛上，默然而聽。從前他本也練習過，很明白這當中的奧妙。他並一再的從手縫中偷看他女兒的臉，心中暗想伊曾把手放在他的手中，允許不論他領伊往那裏，伊總跟隨在後面。

弗勞蘭司已拉到一齣長歌的最後一段，眼光時時射在父親身上，伊本是為着父親奏這長歌，很盼望他說伊的手法精妙，他或者因快樂之故，再用膀臂攙住伊，親伊的嫩頰。

司塔森的臉上本露出一些笑容，這時很快的隱沒，仍用

往常的沈着聲音說道：「弗勞蘭司，你拉得還好，但發出的音，有些尚嫌薄弱，這可見你按弦的力量太缺乏，再求精進纔好。」伊聽了

開我面前。」接着又道：「這是甚麼脾氣呢？」他又灣下腰，瞧着他女兒的含怒的眼睛。弗勞蘭司高聲道：「罷了！

這話，呆站在他面前，

現在一切的事都不在我的心上！我

默靜無聲的繁華鈴，

決不再讀書！我決

仍提在伊的手裏。過

不想做何等樣人！

了一會，伊受不正當

我將對你扯謊，欺

的情感，的激動，頓生

瞞你！」他站着望

出憤恨之念，——各

住伊，伊以已迷失

物都覺得可恨，便把

了伊的心情。後來

繁華鈴從手中拋出

他喃喃的道：「你

去，隨即聽見落在地

是甚麼意思呢？」

上的聲響。伊父親向

伊明白的答覆道：

前走了兩步，怒聲喝

「我的意思，是要

道：「因為我未曾贊賞你，你便這樣無禮。你不能制止這

仿學欺詐之法；自從我懂人事後，本竭力想使你滿意，偏

脾氣麼？」又分付他的神色驚慌的妻子道：「你領他離

偏你再也不能滿意，從未贊過我一聲好。現在我已明白



伊聽了這話，呆站在他面前



誠實是無益，開始要撒謊了。」他的臉上滿佈着恐怖之色，覺得脚下的地都已破裂；說不出一句話，祇瞪眼望着他女兒的慘白色的小臉，感情悲憤極了。弗勞蘭司又憤憤的道：「我在夜間睡醒時，着實的自加責罵，因為我竟未做過一件好事，累你常常用冷峻的聲音責罵我，說我做的事都不妥當。但是倘有別個小姑娘像我這樣讀書，像我這樣寫字，——」伊的怒氣已平，柔聲再說道：「伊的父親定贊伊好。但是我，竟不能有一件事使父親滿意，我真心恨。」伊說到這裏，不再望伊的父親，急急上樓，到伊的小室中，躺在牀上；想到方纔的行爲，覺得太粗率無禮，心中很是害怕身體有些發抖。

司塔森走到窗前，朝外望着蒼茫的夜色。他聽見他妻子的遲緩脚步聲，曉得伊正向他走來；當即掉轉身，望着伊的愁悶憂傷的臉，見伊將要開口講話，便舉起一手，和聲說道：「你莫開口，莫說甚麼。」伊見他這樣，便回轉身去，覺得心已破碎了；後來聽見伊的小女兒的哭聲，再回頭

望了望伊的丈夫，告高大身材，便走了開去。

他仍獨自站在窗前，覺得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便是他女兒不能了解他對伊的伏隱的眞愛。伊本是他的第一個女兒，伊剛出世，他便很愛伊。他並記得伊漸漸長大時，無論他往那裏去，——園中和樓上。伊總跟在他背後，他上街去，伊有時也緊緊跟隨。又記得在伊四歲那年，他病倒在牀上，伊會爬上他的牀，把伊的滋潤的小臉靠在他的臉上；並用不成片斷的語調表示伊愛他的心。但到了現在，伊忽自信他不愛伊，這不是可痛的事麼？

他默想了一會，便轉身坐到椅子上；舉目觀看，似又瞧見這繁華鈴，瞧見伊的含有怒意的眼光，和顫動的嘴唇。他曉得他生平好作精密的批評，便是對於自己，也是如此；因爲他相信這是一種美德。他從未誇贊他女兒，從未表示對伊的愛情，也正是爲着這一層。

他忽覺生出一個不可思議的意念，眼淚將往下流；但他竭力忍收回去。

他何嘗不愛他女兒，不過是隱伏的真愛，不露在表面上

後來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小手按到他身上，這纔抬起

罷了。伊因不能了

解之故，竟不願力

求上進，成一個完

美的婦人，並宣言

將折入不誠實的

邪路，這是何等可

痛的事！他這樣一

想，便制止不住，兩

行熱淚順頰淌下，

並滴到他的壯美

的兩手上。他又慢

慢低下頭，把頭攔

在他坐椅的闊厚

的扶手上。

在這時候，他忽聽見輕輕的推門聲，但他並不抬頭去看。



住抱伊把臂膀開張便他

淚眼一看，見正是

他的女兒。伊開口

道：「父親，母親命

我來向你道歉。」

他聽了「母親命

我來」這幾個字，

心中着實難受；伊

不再愛他了麼？伊

相信他真是個冷

酷無情的父親麼？

伊站在他的面前，

仔細向他一瞧，臉

上立刻露出驚異

的神氣，高聲道：

「父親，父親，我使得你哭麼？你爲了我哭麼？」他不回答，

但深藏的爱情和熱望，都從他的眼光中表現出來。伊又驚呼了一聲，緊緊靠近他，說道：『父親請你把我抱在懷中，你必須抱住我。』聲音中滿含樂意。他便張開膀臂，把伊抱住，覺得伊身上的熱度，直傳達到他的心房中；再低下頭，和伊的頭併在一處。伊低語道：『我愛你，我幸福來

這一齣，我很快活。父親，你也覺得快活麼？』他簡略的回答了一句，把伊抱得再緊些。這時司塔森夫人正跨進室門，見他們這樣，立刻悄悄的退出去，讓他們父女倆在這裏親熱。

(完)



## 愛

呆

甲道。伊不是說爲着愛結婚的麼。乙道。不錯。甲道。但是那新郎是個很粗俗的財主啊。乙說。是啊。女子所愛的。金錢而已。

# 中國文人結社考源

胡寄塵

文人結爲團體。研究文學。和文學的發達。很有關係。是文學史上一件很要緊的事。但中國人向來不注意及此。我現在認承他很爲重要。所以著這篇考源。我所考的。是專考文人所結的詩文社。但欲考詩文社。不得不從其他的社說起。

## (一) 社的名目

社。或稱爲會。或稱爲黨。三個字在現在看起來。沒有大分別。不過用黨字的很少。近來除國民黨以外。沒有甚麼著名的團體。叫做黨。叫社叫會的。那就很多了。但是在歷史上看起來。社字的名目。出現較遲。會和黨比較的更早些。論語上說。君子以文會友。這個會字雖然不是指一種有形式的團體。但後世團體。以會爲名。都是跟據這個會字來的。黨字的本義。不是團體的名字。古時五百家爲一黨。

所以有鄉黨之稱。然論語上孔子也說。吾黨之小子狂簡。吾黨二字。好像有團體的意思。孔子又說。君子羣而不黨。把黨字當做一個不好的字看。後世的朋黨。都被人家看做一種不好的結合。所以歐陽修的朋黨論。極力替君子辯白。然但觀孔子吾黨二字。也未嘗絕對是不好的結合。且由此可知在那時候黨字已有團體的意義了。社字的本義。也不是團體的名字。古時謂土地神主爲社。又以二十五家爲一社。這社字的意義。和現在的鄉或區差不多。成爲團體的名字。在漢時已有了。漢書上說。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這社既是民立。既是私立。可知他現在的地方自治的團體差不多。在那時候當然要被官吏禁止。此後晉朝有個和尚。名叫遠公。結蓮社。入社的人很多。他是研究佛學的團體。和政治無關。所以不遭干涉。

以上所考。係社的名目。下面再考社的性質。

### (二) 社的性質

社的性質。共有三種。一是研究政治或實行干預政治的。二是研究學術的。(如哲學等)三是研究文藝的。第一種便是今日的政黨。此種政黨。在專制的時候。當然不能公然成立。而在實際上也早已有了。如唐朝的清流。宋朝的朋黨。明朝的東林黨。豈不然是政黨麼。不過不敢自己標名為某黨某黨罷了。第二種要算遠公所結的蓮社最早。後來講學術的。只有師生宗派的關係。沒有社的結合。如宋朝的朱陸。雖有鵝湖之會。但是兩派開辯論會的性質。不是同派結社的性質。明朝的東林黨。雖以講學為名。暗中仍干預政治。其他如朱子在白鹿洞講學。又沒有社的名目。所以這一種的社。是很少的。第三種。大概從南宋以後才有。但從南宋到現在。却很發達。我今所考的便是這一種。所以較為詳細一點。

### (三) 文社的源流

文人結社研究文藝。大概從南宋起。據都城紀勝云。社會文字。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大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云云。照此看來。可知西湖詩社。是當時著名的一個詩社。他又說。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從其他二字看。可知此外還有許多社。但如今不可考了。便西湖詩社。也不知是何人發起的。不過從都城紀勝原文看來。知他是南宋時人所結的。而且結在杭州便是了。

在南宋滅亡以後。有個月泉吟社。是吳涓發起的。約人入社。命題作詩。題為春日田園雜興。到收卷時共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共錄取二百八十人。月泉吟社的詩。今日還有流傳本。以上兩社。雖是出題課詩的性質。然都以社標名。可說文人結社。西湖為早。月泉第二了。

此後明朝有艾南英所結的贛章社。是專門研究古文的。有李攀龍王世貞謝榛所結的詩社。(叫甚麼名字。待考)是專門研究做詩的。明末有夏允彝陳子龍所結的幾社。

張溥所結的復社。都是研究做詩文的。此二社聲勢頂大。人數頂多。其中著名的作家也很多。到了清朝。除了詩社文社之外。還有燈謎社。詩鐘社。清朝末年民國初年。再有研究詩文的南社。聲勢之大。人數之

多。略和幾復相等。(南社多至一千餘人)此外不甚著名的或叫做社。或叫做會。名目甚多。不能徧記了。至於專門研究小說的社。直到最近才有人在上海結立。



## 肴 佳

請來嘗我們的壹圓西菜

用極好的原料。在極衛生的廚房裏烹調。

我們的豬肉饅頭也很有名。為全埠之冠。我們的糖菓。尤其特色。用來送禮。要比別人的格外令人希奇重視。

上海南京路  
第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告

4 (184)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新文化辭書

▲ 現代智識的寶庫

發 售 特 價

精裝一冊

一千三百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六角

十三年陽曆

二月底截止

樣張承索即寄

編纂者

唐敬果

校訂者

李希賢

何崧齡

沈履冰

周昌壽

范壽康

陳承澤

黃士復

顧壽白

本書何為而作？我國近年來的新文化運動，把前博學深思之士所能備具的學問，一般民衆都應該加以修習；而現代繁複的生活狀況，亦非有豐富廣博的智識不足以適應。本書的編纂原因，就是想把最適切的求知工具來貢獻國人。

內容？

本書範圍廣博，凡政治、宗教、經濟、法律、社會、哲學、文藝、美術、心理、倫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凡是和「新文化」有關係而為吾人所必需的智識，兼收並採，分條敘述。其中如各種學說思想、各項組織制度和古今宏哲碩學之傳記，都已盡量羅載。至於材料的精確、體裁的新穎、和文辭的優越更無待言了。

出版家

本書特價，祇售二元六角，其低的微忱。廉為出版界所僅見。查館願將此書，熱誠地提供於我全國人士，作為新文化運動之紀念的刊物。希望牠能較普及於一般民衆，為新文化前途放一異彩。

# 編者與讀者

家庭記是一篇很出名的長篇滑稽小說，譯筆也極其

清麗流暢。不過雖說他是帶着滑稽性，其中却含有無限絃外之音。讀者諸君都是明眼人，也用不着我們一一提破。

本期中的「銀幕失影記」是我們的第二篇科學小說。

科學之中，又帶着偵探性質。諸君讀到篇末，還要受點煩惱。我們在這裏暫且先告個罪。

有許多應行改良的地方，我們仍舊未曾着手。其中有一個難處：第一，時間是一種大關係。要改革一件事，有的固然很容易，一兩個禮拜就可以辦到，有的非三五個月不成功。譬如說小說中的插圖罷，有的地方，簡直印得太不清楚。但這一塊不清楚的圖，在三四個月之前，就已經埋

下了根。怎麼說呢？我們凡收到一篇稿子，預備要加插圖，

先要經過幾個人的手，纔能送到圖畫部。時間的長短，一兩天也有，三五天也有。到了畫圖部同人的手中，快的一星期，慢的就不可知。還要再三更正。圖畫好了，又要送到我們這裏來審定，審定過了，纔發給圖版部，由圖版部發給製版部。製版的時間，那就要看這篇小說的命運而定。遇着製版部太忙，就擱置下來，三五星期不定，最快也要得兩三星期。等到製版部送樣子來，纔可以發排，有的一星期可以排好，有的要好幾星期。排好之後，我們纔定規這篇小說插在那一期中。至於圖版製得不好，還要重新製過。有時樣子印得很清楚，上了大機器印下來的時候，却是一團糟，那就沒有法子了。從此我們就知道有時有



一兩張插圖不清楚，想重新換過，非是三五星期能辦得到的。我們說這許多，並非訴苦，不過想討大家一個諒解罷了。其他的事情，也大概都是如此。

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事，我們總希望得着一種美滿的結果，不過有了這種結果，却是出人意外的不美滿，我們也只好下一個決心，第二次再圖改良。



## 交 換

自從小說世界出現以來，很博得閱者的一片頌聲。我也不揣鄙陋，投了些稿去。承勁風先生酬贈了我一年的雜誌。每逢遞到了一期，都是要細心看過一遍的。我覺得交換這一欄，很能給閱者不少的益處。祇是一味恭維，迹近標榜的文字太多了。閱者既沒享得多大的益處。編者想也未必樂於聽聞。我很希望這欄以後能夠多有三卷期中負創蕭星五兩君那樣的文字。纔可以說是自己確有心得。也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現在還要總括一句。並非說小說世界不足當人家的讚美。就是說，好要說出的實在。錯要指出錯的地方。纔可算得是看的人一種意見。不然，儘有廣告在。何勞我們來費這一點力呢。

長沙歐東谷

讀小說的利益之我見。一、可以增進智識。補助學問。二、可

以免去冶遊等壞習。養成良美的行為。三、可以消却解悶。逸心愉情。至於讀那些誨淫誨盜的小說。那是不在此例的。這是只就讀真有價值的小說而言。但也不可入了迷途。鎮日價埋頭小說裏。甚至廢寢忘食。荒廢了課業。亦所不顧。那可就糟咧。

我很盼望霍桑和包朗的探案。多出幾樁。也就是希望程小青先生。多作些離奇詭譎的偵探小說刊出來。讓我們飽飽眼福。

愛 葵

徐卓呆先生做的小說。小子最歡喜看。因為總含有幾分滑稽和哲理。就是小說中敘述的事情。也都入情入理。可是在本書三卷四號裏的「長短」被小子看出破綻來了。原來那篇裏的王少卿做的一件新長衫。被裁縫做得太長。要截短三寸纔可得穿。少卿到他妻子、妹妹、和女兒處。託他截三寸。但是都受了拒絕。晚上他夫人想白日裏的事。太對不住她丈夫。纔暗暗地替他截短了三寸。他的妹妹和女兒也是這般想。這般做了。照這樣算來。三人一共截短九寸。本來長三寸。那末除了長的。尚短六寸。我拿自己的腳從腳根到膝蓋骨一量。共距有一尺另。然而少卿翌日一穿。說已到膝蓋骨了。小子在這一點看來。似乎稍不合理。所以才寫了出來。然而不算吹毛求疵。小子聲明在先。

無錫梅溪

宴會之後  
服用清  
導丸以  
助消化也



閣下樂於赴宴否

倘若不若以宴會為樂事則紅  
 少矣蓋是為樂事則腸胃飽  
 胃健是為樂事則腸胃飽  
 脾開胃健是為樂事則腸胃飽  
 化也或午膳後服一粒之  
 助消化也或午膳後服一粒之  
 二時吞服微利之後服一粒  
 或夜臥吞服微利之後服一粒  
 則次早吞服微利之後服一粒  
 便暢達矣早晨吞服微利之後  
 紡織公司華江蘇安州  
 單吞服過清導丸人憤安州  
 後竟舒過清導丸人憤安州  
 肚內功激之甚偉便爽快  
 足常見謝紅之以下聊效  
 異語以謝紅之以下聊效  
 數同感力並色告世  
 丸專治者便紅結清導  
 肝臟失調便紅結清導  
 氣胸悶病頭暈目眩  
 痛苦飽脹頭暈目眩  
 紅瘡患且症可免起  
 經售西藥者均廉售或直  
 西藥者均廉售或直  
 一瓶六號者均廉售或直  
 收用郵票六角每瓶三元郵力在內



小 158(11)

#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冊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萬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墮之知識。而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斷。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 家庭學校機關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錄如下

運動	飲食	美術	蠶桑	租稅	交通	政治	東啓	算術	教育	天象
遊戲	居住	衛生	染織	商業	郵電	法律	尺牘	簿記	哲學	時序
音樂	家庭	保育	製造	農業	財政	外交	楹聯	公文	文學	地理
術數	醫藥	衣服	博物	畜產	經濟	軍政	禮制	契約	書畫	歷史

全二冊 定價六元

○ 日用百科全書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印 精 樓 芬 涵

# 說 小 人 宋

如已輕文詳有勘印茲及舊小收取本來養長顯亦攷文短小宋  
下出更之註異諸精擇精繫說藏涵不單文見足詳證字篇說人  
版改下於同本加尤校舊均此芬類樓購精向涵增淺史或事多著  
者現不原特間校付本鈔為類樓購精向涵增淺史或事多著

慶	默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開	開	南	南	渚	水	田	下
		集	志	筆	門	錄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見	紀	紀	閒	閒
史	記	車	林	記	川	錄	志	語	志	筆	後	錄	錄	錄	開	開	談	談
王	王	若	蘇	蘇	略	彙	王	周	賈	記	邵	邵	邵	何	司	歐	佚	佚
得	鈺	水	軾	軾	志	錄	明	密	衰	陸	博	溫	溫	蓮	馬	陽	名	名
臣	鈺	二	二	二	蘇	錄	清	四	五	游	三	二	二	二	光	修	二	二
四	三	角	角	角	轍	五	四	三	角	二	九	七	五	九	二	二	角	角

雲	夷	夷	夷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澠	石
麓	堅	堅	堅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蝨	肋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璜	水	林
漫	三	支	支		新	編	玉	雜	錄	漫	子	子	新	燕	避暑
鈔	志	志	志		話	羅	露	記	陳	錄	錄	錄	論	談	錄
趙	洪	洪	洪		陳	大	羅	吳	世	王	王	馬	孔	錄	話
彥	邁	邁	邁		善	經	大	處	崇	明	永	永	平	錄	葉
衛	邁	邁	邁		善	一	經	厚	二	清	永	仲	仲	錄	夢
					冊	三	一	厚	角	二	清	仲	仲	錄	得
					二	三	三	厚	二	角	清	仲	仲	錄	得
					角	三	三	厚	二	角	清	仲	仲	錄	得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各種雜誌

中等教育	新教育	英語週刊	英文雜誌	婦女雜誌	小說世界	小說月報	兒童畫報	兒童世界	少年雜誌	學生雜誌	教育雜誌	東方雜誌
每冊二角 全年五册	每冊二角 全年十册 一元二角	每週一册 每冊五分 全年二元	每册二角 全年一元	每册二角 全年一元	每册一角 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七角 全年一元二角	每册二角 全年一元	每冊六分 每月出二册 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七角	每冊一角 全年一元 半年五角	每冊一角 全年一元 半年五角	每冊角半 全年一元	每冊角半 全年一元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數理化雜誌	農學雜誌	博物學雜誌	體育季刊	革新雜誌	社會學雜誌	國學叢刊	史地學報	科學雜誌	太平洋	學藝雜誌	民鐸雜誌	教育彙刊	初等教育
每冊三角 全年二册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册	每冊三角 全年四册	每冊三角 全年四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册	每冊三角 全年六册	每冊三角 全年四册	每冊三角 全年八册	每冊三角 全年一元	每冊二角 全年一元 半年五角	每冊二角 全年一元 半年五角	每冊二角 全年一元 半年五角	每冊五角 全年二册	每冊二角 全年四册

#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請將詳細敘明。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五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七 投寄之稿，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尚未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得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請寄世界社收。

地(79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定價 每週一册 普通號 五角五分 特刊號 一角五分

表價定 每冊 數現款及兌票郵票  
 一卷十三册一元二角二分  
 半年二十六册二元二角三分  
 全年五十二册四元二角

郵費 本地 名一卷十三册 半年二十六册 全年五十二册  
 埠 一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表費 國內(蒙古新疆等處) 本 二角 四角 八角  
 日 本 二角 四角 八角  
 郵費 郵寄 各埠 八角 一元六角 三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 兜安氏止痛藥水

肌肉痛用兜安氏  
止痛藥水搽患處痛  
即外出此藥為效力之人  
或作苦工者必需佳品也



## 痛止 腫消

人之一身痛最難當不論痛在何處及緣何而起必至全體不舒坐臥不定迨至痛止而後寧由是以觀止痛藥之不可不為之備以待不時之需用也此藥水止痛如神外搽諸般疼痛內服少許能止腹痛胃脘痛而於刀傷火燙跌打損傷尤有奇效茲將其主治各痛略列於后

### 主治

- 火傷 打傷 肌肉痛
- 四肢酸痛 刀傷 燙傷
- 風濕痛 諸般疼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  
瓶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